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7/PV.15
6 October 1992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七届会议

第十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2年9月28日星期一，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加内夫先生 (保加利亚)

嗣后：莱亚尔先生(副主席) (尼加拉瓜)

-- 立陶宛共和国最高委员会主席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先生讲话

-- 继续一般性辩论(9)：(续)

下列人士发了言：

埃文斯先生 (澳大利亚)

阿尔巴尼亚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亚历山大·梅克西先生讲话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92-61254

下列人士发了言：

尚巴先生	(加纳)
阿拉尔孔·德基萨达先生	(古巴)
黄根成先生	(新加坡)
奥洛先生	(贝宁)
尼豪斯-基萨达先生	(哥斯达黎加)

FP

下午3点30分开会

立陶宛共和国最高委员会主席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先生的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立陶宛共和国最高委员会主席的讲话。

立陶宛共和国最高委员会主席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先生在陪同下步入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大会欢迎立陶宛共和国最高委员会主席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兰茨贝吉斯主席(以立陶宛语发言;英文稿由代表团提供):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代表立陶宛就你担任这一要职向你以及向保加利亚的自由人民表示我衷心的祝贺。你积极地参与了一个新欧洲的创立,并且在大会正在寻求为一个重新具有活力的联合国奠定基础的时候主持审议工作,这是十分恰当的。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是当今世界许多重大变化所产生的。

整整四年前,在立陶宛维尔纽斯大教堂广场,人们因寻求自由遭到毒打。他们聚集在那里是为纪念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开始不久的一天,这一天希特勒将尚未征服的立陶宛国土及其所有人民和他们的权力一道出售给了斯大林。在近半个世纪以后的1988年,仍未获得更多的权利。因此,在1988年9月28日这一天,一些人在大教堂广场为争取释放政治犯举行绝食,其他人则唱着歌并且要求其祖国获得自由,然而也有一些其他人利用盾牌和橡皮棍发起攻击,毒打那些唱歌的人。

这就是为权利与理想所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需要得到理解和赞赏。在随后的对这场斗争的评价和描述中,也伴随着一场为权利和真理所进行的思想斗争。这就是立陶宛所发起的为自由所进行的非暴力斗争,它是在独立和尽人皆知的将真理和自由理想联结在一起的基督教原则的名义下所进行的。

立陶宛国旗在联合国总部升起的9月的那一天,距今天已有一年之久,在这一年

我们看到了苏联这一从波罗的海延伸至日本海的显赫的极权帝国变得暗淡并最后消失,以及这个国家在联合国的席位又如何被一个新生的、民主的俄罗斯所取代并延续其权利和义务。

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并行的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在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欧洲南部如何使一个较小的共产帝国的垮台。我们还看到伴随这两种进程的西方各国的领导人所表现出来的立场和矛盾感情。世界秩序正在朝着积极方向发展,我们将看到较少的邪恶,然而所有这些变化似乎带来了一种许多人习以为常的对旧秩序的眷恋。

立陶宛所持的立场却毫不含糊,我们在政治上支持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以及前苏联各穆斯林国家,建议和平解决它们的问题。1991年我们是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独立的第一个国家,今年我们还承认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马其顿的独立。虽然,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行动,但这些政策却反映了一种出自我们亲身经历的立场以及我们所珍视的原则。

那是一种什么经历呢?

针对我们的战役是以魔术般的手段发起的,大概充其量是共产党的巫术政治,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手段有其确切的名称。所以我们学会了如何辨认这些阴魂鬼影,并且发现,当你给这些阴魂鬼影以其确切名称的时候,它们便立刻消失。

邪恶帝国仍在消逝,但并未完全消失,有时恰恰相反的情况却似乎是真的——其阴魂仍旧不散,并随时有可能在我们当中再次出现,并且得到复活。因此,当我们呼吁对苏联共产主义加以谴责和宣判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旨在恢复苏联的企图并加以揭露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在支援民主的俄罗斯与国际和平。于1990年重新建立的民主的俄罗斯曾谴责了1946年苏联对立陶宛的兼并并承认了我们的独立,但它不应将波罗的海各国只称为“新生”的国家。这些官员们如果继续扩散这一不当的名称,则是对真理及其国家的危害,尤其是该国正在力图更新自己并忘记掉过去的谎言的时候,以上所述也适用于其他一些标签和意图。

譬如,我们不认为在邻国驻扎的塞尔维亚军队能够被称为“维持和平部队”,即

使他们将其头盔漆成蓝色。我们认为,受权在其本国领土和邻国领土上采取行动的此种部队不应在未得到其邻国许可的情况下,单方面地随意在任何地方设立其营地。

我们认为,国家及其军队应有其恰当的名称。“塞尔维亚”与“黑山”毫无问题,可恰当地成为联邦的名称。因此不妨让旧有的阴魂渐渐消失。在种族保护的掩盖下捍卫一国针对另一国所采取的行动是危险的,特别是当其目的是使一个明显的法律问题政治化的时候。以这种方式掩盖军事行动的实质则更加危险。当一次攻击被冠之以一个更加中性的诸如“冲突”的字眼时,这种第三方立场只能使侵略者受益,并且这一立场已变得既不客观,也不中立了。

GJ

立陶宛经历了这一点,而我认为立陶宛以真理保护自己和避免政治陷阱的经验成为其他国家,包括本组织的有益的例子。

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有一个大邻国,在那里各种政治力量在社会的各个部门和政府争权。有一些力量是民主的,一些不那么民主,而其他的则根本不民主。在俄罗斯邻国继承了旧帝国脑筋僵化的新闻媒介目前正在提倡咄咄逼人的反波罗的海情绪,这是一种在其官员一次又一次的发言中出现的替代“冷战”政策。

请允许我向大家讲一下,引起俄罗斯的小邻国警惕的出自俄罗斯议会和外交部保守分子的一些概念和发言。外国在那里被分为两类:圈子内的和圈子外的。

同样,立陶宛作曲家布罗纽斯·库塔维奇乌斯的乐曲中所使用的四种乐器被称作近小提琴、远小提琴、近钢琴和远钢琴。舞台上的小提琴是听众从前排可以听到的,因而也许感到要抓住它的“主要兴趣”。总的音乐和谐他就不那么关心了。俄罗斯议会外交委员会1992年6月30日的文件就提出了这种立场。这并非新的概念:自伊万雷帝的时代起就有这种概念了。它被其他国家不那么成功地用过。

“内圈”被定作特殊或特别利益区。确定了这种概念之后--必要的话还可以签署莫洛托夫-里本特罗甫形式的条约--就可以使用军事力量而以前的内圈就不再是

外国的土地了。然后外圈变为内圈并随后成为特别利益区。如果资源允许,领土扩张继续并将继续下去直到根本没有外国为止。

对于那些相信这种领土扩张的进程是自然的人来说,相反的进程是相当痛苦的。因此就企图阻挠它,阻止从邻国领土撤离军队;因此就必须有找到需要用这支军队来保护的人,以此作为不撤军的借口。象叶利钦总统这样想法民主、视野开阔、想撤军和使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家被称作不捍卫国家的帝国利益的叛徒。对国外的同胞,特别是那些认为他们首要的利益和权利是恢复前帝国的秩序和传统的人所说的话是:“你们的利益就是我们的利益”和“你们的权利就是我们的权利”。

我的观点不同。例如,我认为在爱沙尼亚的俄罗斯人学一点爱沙尼亚语,并在几个月之后按照目前并没有很多人反对的法律取得爱沙尼亚公民资格最符合他们的利益和自然权利。我们没有听到住在爱沙尼亚的立陶宛人的抗议,而立陶宛也不计划针对那个国家进行任何制裁。我们不会中止我们与爱沙尼亚的任何条约,而且我们也不会要求联合国对它施加任何制裁。我们还没有听到以色列或乌克兰要求采取类似的行动,尽管俄罗斯联邦外长在本届大会的发言中也对住在爱沙尼亚的其他国民表示关切。

我们不同意俄罗斯外交新闻杂志上发表的意见说,一个国家的公民投票或其他形式的表决可以被看作是针对另一个国家的强迫行为,假定那个国家有权诉诸

“反应措施,而不一定是性质相同的措施”。

这种外交建立于下列希望之上:

“俄罗斯将不会受到谴责,至少不会受到那些现在正用其飞机来对付某个利比亚或某个伊拉克的那些国家的谴责”。

这是1992年8月讲的话,但是听起来却象是1991年1月份讲的话。

当我们就在这个讲台听到必须使用武力来保护人权的时候,我们立即开始问自己,这位假设是从俄罗斯来到摩尔多瓦或从塞尔维亚来到波斯尼亚的警察——保护者是谁。在杜布罗夫尼克和萨拉热窝,他以非常奇怪的方式捍卫其少数民族的权利。

他使我想起了斯大林时代一个古老而毛骨耸然的政治笑话。第一个人问，“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吗？”第二个人回答，“不，不会的，但将会有这样一场为了和平的战斗，使每块石头都挪了地方”。

因此，我们不想看到俄罗斯维持和平部队把它们自己变为将把俄罗斯和平，一种“俄罗斯统治下的和平，”强加给由外国形成的内圈的部队。我们希望有人会记得成千上万被从波罗的海国家驱逐的人的人权，包括赔偿的权利，而且希望有人，可能是联合国，将帮助从波罗的海海底打捞出苏联军队在我们的沿海投下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毒药。任何生活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人的权利现在都受到威胁。

我们想看到国际社会帮助所有国家摆脱红色瘟疫，看到国际大家庭在经济上援助俄罗斯，也在其对民主和正义的追求中援助它。不让共产主义的死亡之手把整个国家，甚至是全人类拖进其大理石的纪念堂，这应该是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应该通过捍卫其他的价值，而不是那些过去的鬼怪范畴的价值来抵制这种危险。

立陶宛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再次形成了对俄罗斯的挑战，世界应该看一下它如何反应。也许针对我们的经济压力和未经宣布的封锁措施不是对破坏帝国的直接惩罚或对立陶宛左翼反对力量的帮助。也许这仅仅是俄罗斯自己的困难，尽管可能不完全纯属经济性质。我们也有这些困难，因此我们很了解这些困难。

最近签署的俄罗斯武装力量撤离立陶宛的双边协议给了我们希望。这些协议受到民主世界和许多怀有善意的人民的欢迎。我不怀疑联合国将敦促拉脱维亚和俄罗斯以及俄罗斯与爱沙尼亚也签署这些协议。此外，撤离武装部队的进程应该受到谨慎的监督，以使四国尽快在本地区所有国家之间的安全、繁荣和友谊的条件下实现它们关系的正常化。

GE

主席先生，我对有机会表达这一希望向你表示感谢。

最后，我要就联合国体制改革说几句话。这些改革也同我们的经验联系在一起。

当一个大国对一个小邻国施加压力并指责它的时候,后者应该在联合国这里得到支持,因为联合国有义务保护小国。可以对代表制作一些更动,例如在联合国建立一个欧洲小国集团,该集团对全球问题持有具体看法,并对保持民族特征共同感到的关切。也许这个“小欧洲”可以为全球小国的利益发起一场团结运动。

安全理事会可以扩大,吸收三个新的常任理事国——日本、德国和印度,从那一天起,行使否决权可要求至少两个而不是一个常任理事国同时行使这项权利。

我谨要求把这些意见列入联合国对各种意见正在进行的辩论中。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愿代表大会感谢立陶宛共和国最高委员会主席刚才所作的发言。

立陶宛共和国最高委员会主席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埃文斯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加内夫先生,我要祝贺你当选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主席。你是在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当然还有贵国处于极为富有挑战性的时刻担任这一重要职务的,贵国现在正非常令人钦佩地巩固民主化进程的成果。澳大利亚代表团希望在大会进程中密切地同你一起工作。

我还要首先表示澳大利亚对13个国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齐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圣马力诺、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热烈欢迎,本届会议是这些国家作为联合国会员国参加的第一届会议。我认为,我们在我国自己具有多种文化的澳大利亚人口中有来自所有这些国家的移民,因此,我们已经感到对他们十分了解。

去年,我们看到了自1945年以来一直作为国际关系基础的两极全球结构的彻底

崩溃。全球核灾难的危险已经减少到几乎消失的程度。过去枯燥无味的意识形态也是如此,这些意识形态长期以来一直阻碍着在联合国及其机构的权威下新型国际合作制度的发展。

但是,虽然合作的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但区域冲突,人道主义危机和悬而未决的跨国问题所造成的对国际社会的挑战也从未象现在这样大。现在对联合国系统的期望很高,但是对联合国系统实现这些期望的能力仍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在过去12个月中,国际社会在应付一些挑战方面取得了某些明显成功。例如,我们已经看到去年10月《柬埔寨问题巴黎协定》得到签署、关于化学武器公约案文的谈判最近已经完成,6月在里约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中东和平进程取得进展、阿富汗、塞浦路斯和西撒哈拉等长期问题的解决有了希望。

但是,迄今一些问题超出了联合国的能力,或更笼统地说超出了国际合作努力,无法及时和非常有效地加以解决。最重要和最悲惨的问题是前南斯拉夫和索马里的冲突。同样,世界旨在通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关贸总协定)多边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加强和扩大自由国际贸易制度的努力迄今未能取得成功,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对此非常关切。

大会本届会议使我们有机会系统地审查我们目前在全球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等一系列严峻问题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和仍需作出的努力。在这方面,题为“和平纲领”的秘书长报告在一些关键方面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我要在本次发言中集中论述这些方面。该报告虽然专门论述联合国在促成和平、维持和平及相关领域的作用,但撰写这份报告的背景当然还是联合国国际制度所面临的全面挑战,特别是持久解决人类基本生存的长期问题,用《宪章》的话说,“大自由中较善之民生”的至关重要性。

如果说我们随着岁月的流逝对冲突和战争的根源以及实现和平与安全的必要条件有所认识的话,那就是必须在许多不同的层次处理这些问题。对安全的威胁不仅来自军事野心和采购武器的竞赛,而且还来自经济和社会贫困、各国彼此不了解、

未能处理其性质跨越国际边界的各种问题以及国家领导人对本国人民的意见和判断不信任。旨在迎接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有效国际合作制度必须同时在各个层次运作。

首先,当国家边境发生肆无忌惮的侵略时,国际社会必须具有可靠的集体能力抵抗侵略。《宪章》第七章规定了此类强制推行和平的功能。目前在冷战后时代,国际社会明确地愿意在发生公然侵略和其他显然跨越国界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情况下利用第七章的干预职能,长期以来安全理事会中的否决权一直使这些职能毫无效力。

当然,并非每次侵略或蓄意造成痛苦的情况都跨越国界发生,或显然和明确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在某些情况下,国际社会的干预可产生影响,因此,巨大的道义和政治压力要求我们大家采取行动。不幸的是,联合国似乎可能会越来越多地遇到不干涉内政原则同强烈的国际良知相较量的情况。我们的《宪章》可能永远不能作出正式修正,以准确地确定此类干预为合法的情况和不合法的情况。但是,近来的经验已经表明,各国越来越愿意——我国当然也是如此——在极端的,震撼良知的案例中接受集体干预,很可能过一段时间会出现一批习惯先例,为今后此类干预构成自己的权威来源。

GE

联合国必须参与的第二种和平与安全事务就是维持和平: 这项活动还不是实际的强制行动,而是在现场协助监测、监督、核查与全面确保已商定协定的执行。正如目前在柬埔寨、非洲、中东和其他地方已经开始或计划进行的各项维持和平行动所清楚地表明的那样,在这个总括性标题下包含了越来越广泛的活动,既包括军事人员也包括文职人员: 《联合国宪章》并没有在文字上非常明确地描述这些活动,但是,这些活动都显然完全符合《宪章》精神。

澳大利亚强烈赞同布什总统9月21日发出的有关加强联合国维持和平以及相关行动的呼吁,特别欢迎美国表明审查确保向这些活动以及联合国人道主义活动提

供足够财政资源的方法的打算。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资金筹措和管理显然是其活动的关键领域,今年的大会必须就此作出决定。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世界各国尚未向秘书长提供迅速进行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所需的财政资源或灵活性。

就澳大利亚而言,我国将支持秘书长在“和平纲领”(A/47/277)中发出的呼吁,要求在本届会议上设立一个维持和平储备基金和实际上自动批准把预期计预算的三分之一用于维持和平行动,以使其能够迅速和有效地进行部署。我们还建议,秘书长考虑在秘书处进行进一步的结构调整,以改善维持和平行动的管理,包括将外勤业务司并入维持和平行动部。

联合国参与和平与安全事务的第三个方面就是防止冲突,这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方面。国际社会应通过联合国作出最大的努力,创造把不安全和对和平的威胁降到最低点的条件,使之能够解决特定的高风险局势,不令其达到需要进行维持和平行动或甚至更糟的是需要作出强制性实现和平反应的程度。

有效防止冲突和减少威胁需要采取三种截然不同的活动。第一种活动是处理对安全的各种非军事威胁;第二种活动涉及不受控制的军备集结对安全构成的军事危险;第三种活动是进行最有效的预防性外交和作出促成和平的安排,在早期阶段处理具体的高风险局势。我想逐个集中谈谈我们应当在大会内外在这些领域做些什么。

在所有对生命构成威胁的非军事风险中,最严重的是自然灾害、特别是饥荒构成的威胁。非洲反复发生的大规模饥荒的悲剧--常常因为同时发生的军事冲突而更为恶化,但不能完全用这种冲突来解释--强调了整个联合国系统,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必须加强解决潜在的饥荒问题的能力。

澳大利亚提议建立一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有关联合国机构的高级官员小组,在得到加强的人权事务部和一个全面的数据库的支助下,该小组将定期召开会议,对全球饥荒情况进行高级别的审查,并确定正在出现的危机局势。这样一个小组将负责把承诺变为向需要食物的人民及时提供挽救生命的食物的行动,并将谋求确

保各国的捐助得到相互补充、适当协调并且是有的放矢的。该高级审查小组将定期向安全理事会汇报和提出适当建议。

饥荒只是一个更为广泛的全球问题的最极端的例子。秘书长在向不结盟国家运动首脑会议所作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头号敌人”是贫困。他论证说,和平与繁荣、政治与经济安全、民主与发展以及环境保护与持续发展是不可分割的。他指出,除非我们对付贫困构成的威胁,这种威胁将破坏我们在其他方面获得的所有进展。当我们在本十年剩下的几年及今后采取行动处理对和平与安全的非军事威胁时,我们需要牢记这一点。

有两个问题对我们克服这些威胁的能力具有特别关键的影响。一个是倒退到保护主义,这将使我们无法在乌拉圭回合中达成协议,并将对世界许多经济、特别是最穷的国家的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这些国家将实际上享受不到世界贸易扩展的好处。我们不能放弃这一轮谈判为进一步使世界贸易自由化和为世界贸易新的组成部分确立公平规则提供的机会。毫无疑问,最近的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清楚地表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样持有这种观点。

在此方面,还特别需要迅速和有效地采取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各项成果的后续行动,特别是建立一个有效的持续发展委员会。我们现在不能浪费里约为我们提供的机会,要根据持续发展的原则为消灭全球贫困发动一场猛烈的进攻。忽视这一切将最多只能产生短期的解决方法,将对我们确保本星球未来的能力产生很小的影响。这使我们在本届会议上承担了一项特别沉重的义务。我们的决定和行动将对如何解决在里约提出的令人关切的问题产生重大影响。

自然灾害、赤贫、饥荒和环境恶化等问题以及还有战争,都是造成另一个重大人道主义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国际制度正在勉强应付这一问题:不受管理的人口流动问题。有关机构、特别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继续为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进行大量重要的救济和恢复社会生活的工作,大会最近对这一问题表示了某些有益的关切。但是,危机继续升级,在业务机构和监督机构

的反应之间显然仍存在着协调问题。必须紧迫地解决这些问题,这样做的一个明显的方法还是加强新的人道主义事务部的能力。

澳大利亚希望至少还有另外一个对和平与安全的非军事威胁得到本大会的更多的注意,这就是各国政府未能遵守《世界宣言》规定的基本人权标准,这种标准在我们许多国家加入的《世界宣言》和更详尽的《公约》中得到阐述。

秘书长在其报告《和平纲领》(A/47/277)中在这方面非常恰当地强调了少数民族权利的问题。可以理解的是,一些民族和语言上的少数民族在摆脱了集权主义政权的铁枷锁之后,谋求--无疑将继续谋求--建立自己的政治实体。正如在前南斯拉夫各国、伊拉克和其他地方所清楚地表明的那样,这种愿望没有简单的答案,特别当自决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分裂的同义词,并且本身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时候。战争,特别是内战,还引起了许多对人权最严重的侵犯。

实际上,只要在民主体制范围内更严格地遵守人权和保障所有少数民族的权利--民族、宗教、语言或社会权利--就能满足大部分这种自决愿望。大会本届会议将收到一份人权委员会今年早些时候批准的少数民族权利宣言草案。而且,在本届会议晚些时候将发起的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年--澳大利亚对此表示非常强烈的支持--将进一步表明我们在这方面的关注。

FP

不幸的是,违反国际人权标准的现象仍然太普遍了。例如在缅甸这个国家中,国家的安全建立在剥夺基本人权和阻止民主程序的实施的基础上。在南非,重复发生的其激烈程度骇人听闻的暴力--这种暴力显然是种族隔离制度的遗产--继续危及通过和平谈判过渡到多数人统治的希望。

这些例子和可以举出的其他很多例子表明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它们证明了将于明年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人权会议的重要性,特别是对那些需要进一步鼓励其通过人权政策的政府--我要强调人权政策的基础不是所谓的西方价值观念,而是国际上接受的普遍的行为标准。在达成对这个会议的一致态度方面,本届会议上

的讨论应起重要作用。至少,我希望它将解决悬而未决的议程问题,这个问题在最近于日内瓦举行的筹备会议上未能决定。

大会在本届会议上还可以不无益处地考虑采取加强对人权尊重的一些其他措施。例如,国际上日益要求建立一个对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犯有其他国际罪行的个人进行审判的机制。澳大利亚支持目前正在考虑的建立一个国际刑事司法制度以处理这种罪行,并认为国际法委员会应继续它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工作,具体的说,是起草国际刑事法庭法规的工作。

冷战虽然已经结束,国际社会仍须作出重大预防性努力,以消除由于继续进行军备集结而对安全构成的军事威胁。目前作出这种努力的气氛无疑是令人鼓舞的。这方面的国际努力终于在产生结果。在二十多年后终于就一个化学武器公约文本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是一个历史性成就,澳大利亚为此作出了特别艰苦的努力。对本公约的一致赞同,以及一项关于由所有国家签署和批准该公约的建议将是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的一个重要结果。

我们也应继续发展我们在缔结公约方面取得的成功,以再次加强我们为就多边裁军议程的其他内容达成一致意见所作出的努力。除非目前在美国与前苏联之间进行的双边军备控制和裁军谈判中取得的进展扩大到多边军备控制进程中,否则,冷战的结束为人类带来的好处将很快丧失。

我们必须加倍努力以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和核战争威胁的世界。我们必须更加努力争取使所有国家都加入《核武器不扩散条约》,并确保在1995年在不加修正的情况下无限期延长其效力。我们还应继续在波斯湾战争后取得的进展,以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保障制度并加强对核材料和有关的双重用途材料的出口控制。我们应在俄国和法国提出的暂停核试验的建议的基础上继续取得进展。我敦促会员国再次支持澳大利亚将在本届会议上共同提出的关于全面禁试条约的决议草案。

大会所有会员国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应继续是军事活动的更大透明度。我认为,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设立的联合国常规军备转让登记制度是在这方面迈出的重要一

步。澳大利亚欢迎秘书长关于该登记制度运作的报告,并支持其通过。

在最近于雅加达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各位领导人对全球军事开支的不良影响深表关切,并表示支持在较低的军备水平上实现安全。我们都必须努力争取实现这些承诺,从而省出急需的资金,用于使世界各国人民免受贫困,并解除他们对战争和破坏的担忧。

实施有效的军备控制议程和处理一些对安全的非军事威胁,所有这些都是在创造一个对安全的威胁尽可能低的普遍环境的重要方法。秘书长报告中所说明的建立和平战略也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方法,其中很多战略不仅适用于冲突前局势,而且适用于冲突后局势。但在预防冲突和避免冲突升级的具体条件下最有效的手段是预防性外交和缔造和平。

在“和平纲领”中,秘书长强调了预防性外交作为避免冲突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以及使用武力解决冲突所涉及的负担的具有成本效率的办法的重要性。确实,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过去12个月中的最严重冲突——在前南斯拉夫、索马里和阿富汗发生的冲突——我们似乎可以说,至少在其中两个国家中,当初如果更加注意预防性外交可能会避免这些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灾难。因此,澳大利亚认为,联合国在新的一年里所面临的挑战是建立将预防性外交在各方面的希望转化为现实的更有效的程序。

有效的预防性外交不能是临时性的,也不能在联合国的活动中居次要地位。所需要的是加强联合国鼓励和协助争端各方和平解决其分歧的能力。使预防性外交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是时机的掌握,充分的资源以及各会员国愿意授权联合国利用一切手段有效地实施预防性外交。

在实践上,促使联合国采取行动的事件以及确定一种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标准往往是武装冲突的爆发。尽早注意潜在的重大冲突是极其重要的,这样才能在冲突各方已决定动武并由于自己激烈言词和行动而束手之前解决冲突。

这就需要在秘书处内组成一个永久性单位,这个单位应有很强的能力,不仅收集、接受和分析基本事实,而且收集、接受和分析有关冲突各方的关切和利益的资

料,以便更好地就可能采取的行动拟订建议。这需要更系统地对待资料的收集和分析,为此,秘书处内必须有一个致力于本专业的支助单位。

而且也需要在解决冲突方面有经验和知识的外交事务专家和政策分析家的一个核心所具有的高级专门知识和技能,他们应有以下方面的技能:鼓励争端各方改进对话;避免激化局势;确定问题和创造调和彼此冲突的利益的创新性的和有想象力的办法。进行经常性的和例行的实地访问应能有助于改进调查事实,收集早期警报资料,以及寻求进行不事声张的斡旋机会的能力。工作人员应有能力积累关于正在出现的争端的深入知识并在争端初期获得各方的信任。应逐渐建立一个评价机制,以收集、分析和保存从这些活动中获得的经验,这种经验可能对其他类似局势有用。

因此,我赞赏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迄今作出的关于在政治事务部的范围内设立几个按地理划分的司的决定,这些司的任务将包括收集关于各区域的资料以及早期查明和分析可能的冲突。我敦促所有会员国支持秘书长进一步努力建立一个进行预防性外交的有效的专业机构。

在鼓励更多地采用预防性外交的同时,还可以在作为这个概念的基础的各项原则方面进行更广泛的培训。在这方面,我高兴地听到,联合国训练和研究所计划在1993年开始一个预防性外交方面的新的研究金方案。我认为,联合国秘书处的有关工作人员和会员国的外交官和官员参加这个研究金方案是很重要的。我今天高兴地宣布,澳大利亚将向联合国训研所捐款5万美元,以帮助支付研究金方案第一年的费用。我敦促其他会员国也考虑提供捐款,并让它们官员参加。

当然,加强秘书处在预防性外交方面的作用所面临的一个重大困难是很多国家很不情愿接受任何关于将双边争议问题国际化的意见。虽然无疑会有人继续提醒不要过早地援用第35条和第39条--这两条使会员国和秘书长能分别将争端提交安全理事会,但关于第33条不应有同样程度的不情愿态度,该条要求争端各方首先谋求通过谈判、调解或其他类似方式解决争端。

GE

迄今为止,对这些做法除了完全按个例特别处理外,联合国系统内缺乏任何真正的机构能力作出反应。按照上述办法建立从事悄悄外交的这种能力将是一大进步,并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帮助提高会员国对其他更正式的联合国程序的信心。

今天,我不仅口头上支持,而且力求给下列主张一些实质内容,这一主张是:冷战后世界变化了的状况要求联合国作出新的反应。秘书长已在“和平纲领”中为我们指出了一些新方向,现在需要的是行动。

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不需要新的、重大的国际机制,因为《宪章》里已经有机制--有的可能已经生出锈斑,但仍然可以使用。但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需要足够的资金作为润滑和在联合国系统内进行调整,以满足对联合国日益增加的要求。因此,在本届会议上需要推动真正的根本任务之一是继续进行联合国改革进程。

在当今世界上,和平没有一个单一或简单的敌人。索马里骇人听闻的局势和莫桑比克及苏丹迫在眉睫的危机都说明--如果还需要说明的话--问题并非界限分明。索马里的局势同时涉及人道主义援助、维持和平和政治谈判,其中每一项都不能单独解决问题。现在,联合国正在索马里组织起来,以综合的方式完成这三方面的任务,虽然达到这一点一直是一个艰巨和持久的过程。联合国今后的任务是从这一经验中汲取教训,用必要的资源实现今后长期解决许多真正的世界问题越来越必不可少的人道主义战略和政治战略之间的那种合作。

今后,安全理事会本身的作用和代表性将越来越多地成为注意的焦点。事实上,在这次一般性辩论中就已如此。正如苏哈托总统上星期代表整个不结盟运动就此指出的那样,冷战后世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宪章》的现存条款当然应当继续是我们的指导原则。但是,我们应当有解决改变安全理事会的构成和决策方式的集体能力,以确保安理会在今后的年月中,既能履行其职责,又使其的决定得到压倒的协商一致。

从许多方面讲,我们面前的任务即联合国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显然,我们是一

场演变进程的一部分,世界和联合国都在使自己适应新的要求。我们必须从过去12个月中取得的成就和在改进全球合作方面取得的进展中汲取力量。

但是,我们的成功并不是始终如一的:我们没有能够对一些关键性挑战作出充分的反应。我们绝不能忘记前面的目标:建立一个没有赤贫、更加稳定和安全的世界,让所有人民都能享受基本权利和自由。我们绝不能推卸我们各国实现这些目标的责任。

阿尔巴尼亚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亚历山大·梅克西先生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阿尔巴尼亚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讲话。

阿尔巴尼亚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亚历山大·梅克西先生在陪同下走上讲台。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十分高兴地欢迎阿尔巴尼亚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亚历山大·梅克西先生,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梅克西先生(阿尔巴尼亚)(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荣幸和特别高兴地代表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向你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主席。这是对你个人成就的赞扬,是贵国的荣誉,它表明过渡中国家正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性质上不同的新作用。我相信,本届会议在你的领导下,定能胜利实现目标,它们也是整个国际社会的目标。我谨向你保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将在本届会议期间支持你进行大会工作。

我借此机会向你的前任萨米尔·希哈比先生表示我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意,他以令人敬佩的方式主持了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的工作。

也允许我向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致意,感谢他作为联合国这一世界组织的首脑所起的值得赞扬的作用,他对加强合作精神的贡献,特别是他为解决当今世界上不同的紧张温床中的各种问题的个人贡献。

我也向新被接纳的20个联合国成员表示特别敬意,它们将在捍卫正在形成的新社会的共同价值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它们加入联合国这一世界组织,丰富了联合国普遍性的特点。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十分坚决地支持它们加入,相信这有助于进一步

促进和平进程,加强民主的发展方式。

自从上届大会以来,我们已看到冷战后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它们将对人类的未来产生影响。冷战后时期的基本价值正在确立。各集团间的对抗及伴之而来的政治紧张,已经被普遍的民主价值和国际关系平等所取代。就每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及安全而言,这两者是相互依赖的。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今天,各国人民对自决的向往和他们争取建立曾在共产主义统治下被破坏的民主特征的努力,以及他们对民主与平等的渴望,已经成为推动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各种局势的力量。民族主义不是民主的产物。民族主义是对民族特征的肯定,只有在肯定后才会走向结合。

东欧和中欧各国对几年前瘫痪制度的打击,今天正把欣快化为克服一个非常困难的实践与过渡时期的艰巨努力。在过去一年中,政治联合的倾向得到加强,尊重人权、民主、法制的基本原则和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努力取得了胜利。

自从上届大会以来,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对这些目标的贡献是卓越的。为了把人的方面加进将要形成的微妙的平衡之中,联合国正担负着历史性责任。联合国活动的政治目的正是在于促进这些原则,从而形成一种思想与行动的共同政治心理。在多样性中统一——即在世界发展的总前提下实现各自的民族利益——无疑是联合国的基础和存在的理由;它完全体现了用和平的理智支配热情的狂热的行动,并在两者间保持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

安全理事会的这项决议,特别是对塞尔维亚-黑山实行制裁的决议;使找到解决办法的可能性越来越多的中东和平会谈;关于解决塞浦路斯两族间冲突的会谈,以及其他活动,都证明联合国组织的普遍性和联合国的独特与神圣作用的全面影响,这正是衡量是否遵守和执行国际法原则和世界文明的默契准则的普遍尺度。

FP

在这方面,阿尔巴尼亚欢迎秘书长最近作出的贡献。他提出了一份题为“和平纲领”的报告,作为迎接当今世界和本组织面临的挑战的全面办法。

大会本届会议使阿尔巴尼亚有机会在这一讲坛宣布我国反共的民主力量在1992

年5月22日举行的议会大选中和7月26日举行的地方选举中取得的非凡胜利。这些事件最终确定了阿尔巴尼亚已经走上、并且持之以恒坚持的道路。这些事件为在阿尔巴尼亚实行法治奠定了基础,法制正在制度化。它们标志着第一个非共产党民主政府纪元的开始。第一届民主政府正在进一项非常深刻的改革,作为在个人和整个社会一级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和其他领域全面变革和发展的唯一道路。

我国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为促进这一改革建立必要的法律框架,协调阿尔巴尼亚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以消除孤立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并克服我国政府从多年的极权主义继承下来的经济崩溃。

但是,我国政府继承的不仅仅是这些。它还继承了希望变革、富有活力的人力资源,正在努力遵循新制度模式、充满潜力的人民和不是因为自己的过错而缺乏经验的人民。他们现在正努力建设一个新的阿尔巴尼亚,为此,他们正试图从国际政治生活中找到克服缺乏耐心的办法。在这方面,联合国各机构、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积极地参与我国的进程,这是对阿尔巴尼亚民主的宝贵贡献。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制定我们正在执行的经济改革计划方面作出的杰出的贡献。

目前,阿尔巴尼亚面临着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经济危机,它产生于我们继承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全面失败以及过渡时期本身不可避免的困难。目前,阿尔巴尼亚靠欧洲共同体和意大利政府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以及越来越多的私营部门提供的少量捐助维持生计。阿尔巴尼亚经济处于初步复苏阶段,急需资金援助、大量投资和原材料,以振兴工业和为欧洲最年轻之一的大量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过渡时期是很困难的。国际社会的理解、支持和援助是阿尔巴尼亚改善情况和改革成功的唯一保障。

在这一进程中,阿尔巴尼亚正试图在不破坏环境的情况下发展其经济,我们充分意识到忽略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意识到在这方面由于不发达我们所继承的现状。我们期望着从联合国的有关经验中受益。在这方面,我们欢迎今年早些时候在里约召

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成果。

在这种条件下,阿尔巴尼亚的外交政策也有了新内容和方向。我们与爱沙尼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拉圭和卡塔尔等一系列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积极参与各种活动,如黑海倡议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这些都是这种新方向的具体证明。今年,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参加了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并加入了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1967年的《议定书》。

我国的形势正在巴尔干地区非常紧张和危险的背景下发展。不幸的是,在这一地区的某些地方正在出现的行为违背总的政治潮流及文明社会接受的行为准则。迄今,前南斯拉夫的全面战争已进行了一年多。国际社会的持续努力遭到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心怀叵测的鼓吹者顽固的嘲弄,这是对文明和共同的民主生活准则的空前蔑视。一年多来,许多国际组织一直在直接对付每天使越来越多人丧生的这一危机。其中,联合国、欧安会和欧洲共同体被迫考虑强制手段,以对付这一不文明的挑战。但是,战争仍然在进行。

作为该地区的一个邻国,阿尔巴尼亚正在遭受区域不安全的后果,我国作为该地区的近邻正生活在不断的威胁之下,面对着该冲突蔓延到科索沃的真正危险。如果考虑到对前南斯拉夫第三种人的不断镇压、反宪法修正案、有关特殊情况的法律、以及公共机构生活的彻底、完全瘫痪,这种威胁甚至更大。如果考虑到贝尔格莱德当局残酷地拒绝允许符合国际法一切准则以和平、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行使公共机构权力,这种危险则达到惊人地步。

科索沃是南斯拉夫危机中最微妙的问题之一。那里的冲突是一个高度政治性的冲突,产生于无法与占领者共处。这是一个和平地行使自决原则和以霸权主义的方式公然禁止行使这一原则的冲突。因此,这一局势仍然具有爆炸性。这也是已经访问过科索沃的一些欧共体和欧安会调查团的结论。国际社会完全意识到并渴望避免这种暴力,非常关注这一局势。

但是,阿尔巴尼亚代表团不得不指出,预防性外交尚未产生希望实现的成果。虽

然科索沃的合法领导人决心走欧安会赫尔辛基首脑会议倡导的无条件政治对话的道路,但是遭到贝尔格莱德当局的拒绝,他们发现越来越难控制其人民的激情。

《联合国宪章》、《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和世界政治生活中其他基本文件的神圣原则同样适用于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不能有选择地适用原则。很长一段时期以来,阿尔巴尼亚方面表示关注,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协调行动,以找到有关各方都能接受的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

南斯拉夫危机很复杂。一些国际机构已经在考虑这一问题。最近召开的伦敦会议为自己确定了寻找全面解决办法的任务。阿尔巴尼亚赞赏并支持联合国在过去一年中,尤其是现在作为伦敦会议两主席之一为解决这一危机而作出的值得称赞的贡献。我们认为,联合国的参与能够确保有关各方作出政治承诺。

阿尔巴尼亚参加了这一会议,以便为会议进程,尤其是关于科索沃问题的进程作出贡献。在这些努力中,阿尔巴尼亚将继续主张寻求一个各方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认为,南斯拉夫危机是再也不能生活在塞尔维亚霸权之下的人民的危机;这不仅仅是宪法危机或各共和国之间的危机。因此,要找到解决办法需要更广泛的直接参与。在讨论科索沃的前途时,需要科索沃合法授权的代表全面参与。要解决问题,还需要国际调解。这是控制企图阻碍和平道路的各派的唯一方法。阿尔巴尼亚共和国相信,联合国将通过其宝贵的贡献确保理智战胜狂热,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其决定得到执行,并强有力地反对既成事实的政策。

FP

即将到来的社会模式体现尊重人的最崇高标准。以安全、理解和合作为基础的新世界秩序将保证目前结构得到加强并进一步发展。我们大家都必须为加固这一大厦而作出贡献。联合国将继续为我们提供一个各国人民在其中可以依赖良好意愿和相互关系的构架。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阿尔巴尼亚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刚才的讲话。

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亚历山大·梅克西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尚巴先生(加纳):(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很高兴并且荣幸地以加纳代表团的名义,对大会选举你主持其第四十七届会议的事务,从而给你带来荣誉,向你表示祝贺。我们两国之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使我们对你当选主席感到格外高兴。我们保证在你担任我们联合国这个最具代表性的机构的主席期间给予支持和合作。

请允许我向你前任、萨米亚·希哈比先生的出色指导工作表示感激。他以坚定投入感对待其使命,充分意识到大会在扩展本组织重要性方面必须继续发挥的历史性作用。

我们对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充满活力的领导表示敬意。在他主持工作以来的短暂期间,他表现出作为管理者和才华横溢的外交官的精湛才干。我们再次保证对他困难而又微妙的工作予以支持。

我国代表团也愿借此机会向新会员国表示热烈欢迎,它们加入我们的行列进一步提高了本组织的普遍性。•

我极为遗憾地和悲痛地获悉一架尼日利亚军用飞机以及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班飞机的坠毁事件,人员损失相当严重。初步报告显示,在尼日利亚军用飞机坠毁中报告死亡的163名军官中,有来自包括加纳在内的其他西非国家的军官。我们也同样对这一不幸损失感到悲痛。我们向那些在报效本次区域时献身的勇敢者的家属表示慰问。我们也通过你主席先生,向巴基斯坦人民和政府表示我们对他们遭受的不幸损失的衷心慰问。

我们这些联合国的各国政府和人民的代表在此聚集为推动我们所有人民的和平与繁荣而作出共同努力。寻求和平是人类持久寻求一种社会关系的努力的一部分,这种社会上关系承认差异和利益冲突,但努力不通过可以摧毁人类本身的方式而加以解决。在最近的世界历史上,这种寻求曾经两次使我们陷入战争。令人遗憾的是,

• 副主席莱亚尔先生(尼加拉瓜)主持会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努力变成对峙和竞争,其特点在于毫无限制,不惜耗资地获得致命的战争武器库,而其站不脚的假设是,只有处于最高水准的战争准备状态才能确保和平。

这种站不脚的威慑政策掩盖了社会紧张局势的真正原因——按照《宪章》的描述这些因素使“近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并且是促使我们派遣蓝盔部队到非洲、美洲、亚洲和欧洲大陆冲突根源。

世界目前站在冷战的灰烬之上,庆祝冷战的结束,然而我们世界分成富有和贫穷、强国与弱者这一严峻现实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或是正在出现其发展道路远远不清楚的世界新秩序而被消除。在这一不确定的世界新秩序中,我们被告知历史必须重新开始。是哪个历史?使我们大片地区受难深重,我们作为国家尚未完全从其掠夺性影响中恢复的历史?或者是我们许多国家迈进自由和独立的历史?

与我们世界的现实挑战相并列的是建造和平的历史性和前所未有的机会。和平不是战争的替代,而是植根于信念、真正人权以及人类尊严和平等的更大自由范围内的社会进步和更好生活标准的先决条件。

在我们世界这个尚未被冷战结束所清除的严峻现实里,我们将听到3万多主要是由于可以预防的肠内失调将在今天死去的儿童所发出的痛苦哭泣;我们将听到200万由于患染本来可以疫苗防止的疾病将在今年死去的儿童的痛苦哭泣;我们将听到500万到600万由于染上联合国儿童基金说几乎肯定可以通过发展新疫苗而预防的疾病将在今年死去的人的痛苦哭泣。今年年底将有400人死去,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国家要求帮助他们医治患染的腹泻病,但这种请求却被忽视。我们也将看到13亿人由于没有安全饮用水,以及世界范围内23亿人没有卫生服务设施而面临的困难处境。我们将看到1亿3 500百万生活在受沙漠条件影响的地区,在几乎是不毛之地的非洲尤其如此。我们还将看到世界那一地区每五个儿童中就有一个在出生时夭折。对于活下来的人,预期寿命在42到63岁之间。在他们在地球上短暂存在期间,许多这些相对幸运的人将由于贫困、干旱和自然灾害而背井离乡,而以种族为特点,但主要由于对稀少资源的争夺而引起的纷争时常使这一切严重程度加深。

GJ

这些只是部分反映世界现实的生动的、不人道的现象的几个例子。在这一现实中,世界收入的70%由工业化国家占世界人口15%的人所生产和消费。世界银行预测,直到1995年,甚至更远以后,这个不平衡的关系才会有大的好转。

国际社会并非没有意识到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失败的因素。商品价格下降、保护主义上升、巨额农业补贴、各种价格补贴机制和令人窒息的债务偿付现在对某些人可能是老生常谈。但是这正是破坏了发展中国家所做的大胆的努力的现实。

在非洲,总的经济产量继续徘徊在3%,仍然低于人口增长。许多非洲国家继续采取的体制改革方案对投资和增长的影响依然令人失望。重订还债期限以缓减债务给非洲国家带来的实际利益很少。光是债务偿付,非洲国家每年继续要支付1百亿美元——这项支出比用于医疗和教育支出的总额还高。

增加提供援助将会制止这一有害的资金外流的前景是不合实际的。在其年度报告《1991年发展合作》中,经济和合作和发展组织间接确认了国际社会的担心,即只关心东欧和前苏联的发展会加剧非洲的贫困化。经合发组织指出,不仅前苏联和东欧对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援助几乎下降到零,而且其他国家对该地区的援助支助也停止不前。

相比之下,经合发组织估计,其成员1991年11月对东欧的认捐额为450亿美元,而该组织每年对非洲的官方承诺大约为340亿美元。此外,在今年7月在慕尼黑举行的会议上,工业七国集团仅仅对俄罗斯联邦就批准了一套价值为24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因此毫不为奇的是世界银行在其题为“非洲1990年代的外来资金”的报告中预测,到1995年撒哈拉以南地区的资金短缺数额在10亿到7亿美元之间。面对这一令人沮丧的情况,我国政府不仅支持要求各债权者和商业银行以及多边机构取消债务的呼吁,而且支持举行所建议的有关发展筹资问题的国际会议,面对这些实际情况这一会议有新的紧迫性。

冷战的结束也未给世界带来和平。的确,核浩劫的危险现在已退居为一种十遥

远的可能性了。但是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安全一些。不结盟运动在《雅加达公报：采取集体行动并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的呼吁》中正确指出，

“一触即发的争端、激烈的冲突、侵略和外国占领、干涉他国内政、霸权和统治政策、民族纷争、宗教不容异己、新形式的种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国家和人民和睦共存的主要和危险的障碍，甚至导致国家和社会的解体”。

南斯拉夫的解体和沦为一个不稳定、战争和纷争和充满苦难的地区，令加纳人民和政府关注。被标榜为体现了人们所十分珍视的自决原则的毫无节制的民族主义和使用武力使人口单一化，既不能在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里是不能被接受的、不合时宜的、也不能促进和平。这些政策的背后是令人憎恶的种族不容异己，它必然导致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民族单一化不能，也不应成为在一个文明社会共存的前提。只有在一个尊重人的价值，而不论其肤色、种族、民族渊源、信仰和性别的社会里，基本人权、人的尊严和平等对人才有意义。我们最强烈地谴责“种族清洗”思想，正如世界拒绝和谴责各种种族优越思想和表现一样。

在我们寻求建立注重将合作而不是对抗作为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途径的世界新秩序时，我们必须认真监测各种事态发展，那怕只是提请注意对和平的威胁也好。因此我们对欧洲其他地区不容异己、排外情绪以及种族和民族紧张状况造成的日益加剧的危险感到不安。树立令人联想起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篇章的象征、骚扰少数教派，包括对其坟和圣地的亵渎以及对种族的攻击对和平构成了固有的威胁。虽然这些表现也许反映了那些处于社会边缘——贫困、失业和受到忽视的人的沮丧情绪，但这些表现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我们呼吁联合国和各会员国加倍努力，促进通过尊重各自的种族、肤色、民族、宗教和性别，实现和平共存。我国政府准备在这项新的努力中充分发挥其作用。

我国政府确实认识到中东危机的复杂性，但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美国去年为在该分区域实现持久和平所采取的值得赞扬的主动行动带来的希望依然只是希望而已。

我们敦请各方坚持不懈地合作寻求实现和平。我们也敦请所有方面,特别是联合国,充分参与这一进程以确保巴勒斯坦人民迅速恢复他们的权利,并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实现自决。

科威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充分恢复再次确认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现在应该休战,进入一个真正和平与和解的新时期。在此方面我们十分希望所有国家将显示出对互不侵犯、相互尊重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的尊重。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科威特战俘问题,现在必须迅速得到解决,以便为伊斯兰兄弟情谊友好合作和团结开辟道路。

MJ

联合国需要提醒自己,尽管利比里亚的冲突已经停止爆发为一个重大的次区域危机,但它尚未结束。既然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在南斯拉夫局势中能够为自己确定一种作用,本组织有必要在利比里亚承担起责任。在安全方面受到威胁的该次区域的发展中国家一直承担着西非国家经济委员会及停火监督委员会的重担,应得到联合国的承认、鼓励、以及物质和资金方面的支持。现在需要联合国积极参与此事,以控制主要由一派的顽固态度而形成的正在恶化的局势。

我们认为,联合国的参与不仅将进一步加快和平进程,而且还会促进在整个次区域恢复和平与安全,使其各国能够把充分的精力集中在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上。

索马里法律与秩序的普遍崩溃,正妨碍和平进程与救援努力,也应得到联合国的注意。加纳人民和政府如释负重地松了一口气;安全理事会终于表示注意到索马里局势对这一次区域的政治和经济稳定以及因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严重威胁。安全理事会对南斯拉夫局势的处理,应鼓励它以更坚定的方式继续努力,以争取在索马里实现和平。我们还呼吁目前正进行毫无意义的兄弟残杀的索马里各派系,停止在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努力为向数百万受饥饿煎熬的索马里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道路上设置障碍。

我们都继续目睹着苏丹政府寻求以军事方法解决该国南部地区的一个基本上属

政治性的问题,从而造成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并为邻国造成一个难以承受的难民问题。该问题的人道主义方面的情况,现在需要联合国采取行动。

过去一年中的发展使我们想起,需要进行坚定的努力以完成使非洲大陆得到彻底的政治解放的工作。我们对本应在联合国监督下在西撒哈拉举行的旨在完成其非殖民化的公民投票被推迟一事感到遗憾。我们敦促联合国秘书长与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合作,以解决选民资格、推迟交换俘虏和遣返真正的撒哈拉人等的各种问题,从而促进联合国组织西撒哈拉公民投票特派团的任务的执行。各方未能坚持执行已达成的各项协议,引起人们对它们对和平进程的承诺的置疑。我们借此机会呼吁有关各方与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进行充分合作,以结束殖民斗争中的这一篇章。

在南非,国际社会本希望促进民主南非大会为进行“深刻和不可扭转的变革”作出贡献。在预期将成立一个临时政府并采取导致经民主选出制宪议会来为统一、非种族和民主的南非起草一部宪法的坚定进程,大会在第四十六届会议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鼓励种族主义政权为消除种族隔离进行努力。最近的事态发展似乎证实了一种看法,即德克勒克政府相反地却在实行一种双重纲领,以使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永久化。它虽然作出姿态并声称愿意进行谈判,寻找各种方法和手段来巩固白人至上的状态。博伊帕通和西斯凯大屠杀是种族主义政权诡诈的挑衅,旨在偏离建立一个临时政府以制订一个新的立宪框架的进程。白人少数政府及其追随者被指控采用暴力。他们唆使采取暴力手段以对付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者,企图坚持一种垂死的和不公正的制度并阻止走向一个统一、民主和非种族的南非。

情况表明,国际社会过早地而且在未适当注意该国民主力量的警告的情况下放松了其对种族隔离政权的压力。但是,应当向南非政府指明:关于取消制裁的逐步管理办法旨在作为它为彻底消除种族隔离现象所采取的措施的一种反应。在这方面应当强调,如果该政府不放弃它阻碍和平进程的作法,甚至将重新实行人民对人民的制裁。

历史上到处都有这种情况的例子：绝望促使人们采取超越其狭隘的限制而对其他人构成挑战和威胁的行动。很多民族进行英勇斗争以推翻暴君和剥削的力量。尽管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行是要结束一种特殊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然而对共同和平的更大的威胁仍然是一种国际秩序，它似乎必定要剥夺我们很多人在真正自由与平等的市场中享有我们劳动果实的公平份额。

不能看着这个世界鼓励基于以下危险概念的政策：主权国家只有通过军事力量才能在已经由几个国家控制的国际经济体系中赢得尊重和被接受。

人们普遍要求改变世界秩序，而世界各地表现出的各种冲突不能仅通过派遣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而加以控制。加纳政府和人民向各联合国会员国、尊敬的秘书长和他的无私奉献的工作人员，以及所有参与迄今所取得的非凡成功的人致以敬礼。我们与他们同感自豪。但我们需要常常想这样一条不言则明的真理：联合国维持和平者的存在本身并不保障持久的和平。波斯尼亚的惨痛事件证实了这一点。维持和平的存在甚至并未直接促进解决那些引起冲突或对和平威胁的根本问题。应当看到联合国维持和平作用的本质：就是对遏制冲突和寻求一种持久的政治解决办法的宝贵贡献。一种只通过军事存在或干预才能保证的国际秩序，显然是不够的。这是一种对我们争取和平的努力来说令人悲哀的情况：截止1992年4月底，为维持和平目的就向各会员国摊派了近30亿美元，而联合国却相对忽视了大多数这些冲突以及那些尚未抬头的冲突的社会和经济基础。

鉴于冷战已宣告结束，应当认真和仔细地审查一下联合国为什么自成立以来未能有效地对《宪章》的规定作出反应，以联合我们的努力在解决国际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性质的问题方面实现国际合作。

FP

国际社会以及在联合国内部对《联合国1990年代非洲发展新议程》相对来说是无所作为的，这雄辩地说明我们在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的努力中将重点摆错了位置。关于《1986-1990年联合国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执行情况最后审

查和评估的大会第46/151号决议取得了协商一致意见,即国际社会接受共同承担责任并与非洲建立正式伙伴关系的原则,如果非洲大陆不注定要遭受比过去十五年更糟的命运,这就是促进我们良好意愿的机会。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首脑会议上,关于向大多数穷国转让财政资源和技术的不体面的争吵使许多人感到失望,这表明大多数发达国家还未充分认识到世界和平归根到底取决于各国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福利。

正如秘书长在其题为“和平纲领:预防性外交、建立和平与维持和平”的报告中所讲的那样,安全理事会于1992年1月31日召开的历史性首脑会议结束时所通过的声明,是在最高政治一级上前所未有地重新承诺致力于《宪章》的各项宗旨和原则。然而,在该文件中,经济关系的首要性——不,重新确定以经济、贸易、技术和发展问题为坚实基础的新世界秩序来促进和平的必要性——令人遗憾地没有受到多少注意。预防性外交不能而且不应当局限于防止发生冲突的种种努力。无论装备多么精良、防守多么严密,常备军也不能保证不出现发展不足、贫穷和自然灾害。预防性外交还应当,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旨在消除引起冲突的因素。关于世界和平与安全,预防性外交应当集中关注建立一个公正的世界秩序,在这个秩序中,每个人都能获得卫生饮用水、食物、住所、健康和教育。

联合国内部应当首先采取重大步骤。应当申明并重新确认大会在本组织工作中的突出地位。必须赋予《宪章》的条款,主要是第十五条和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充分的意义和效力。应当强调不能将安全理事会视为行政机构。本组织会员国根据第二十四条,赋予安全理事会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职责,正是为了在爆发冲突的紧急情况下便于决策。

首先,目前安全理事会的组成与全球现实格格不入,我们所有人都期望在维持和平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而目前的组成情况却是,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势的过时而显然不民主的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安排以及分配给世界其他国家两年轮换的10个席位。一些国家通过它们在安全理事会的突出地位逐渐倾向于将自己视为代表联合国

全体会员国的决策者和执行者，这没有给我们其他作为世界事务中平等伙伴的国家发出欢迎的信号。我们认为，应当使安全理事会能够以更为民主的方式履行自己的职责，以便提高它根据《宪章》第二十四条代表联合国会员国采取行动的合法性。

在此方面，我们欢迎不结盟运动在于雅加达召开的第十届首脑会议上所作的决定，即选任一个振兴和改组联合国的工作组。我们希望该工作组将为本组织的民主化作出积极的贡献。

我们愿在此重申，加纳人民和政府依然坚信联合国能够领导国际社会努力建立一个真正的新秩序。我们认为联合国依然是人类实现和平与繁荣的唯一希望。我们必须共同抵制一种诱惑，即认为一些会员国比其他会员国更平等，认为一些会员国是领导者而所有其他会员国都仅仅是追随者。因为正是通过不论大小的所有会员国的努力，而且通过联合国一致采取行动，我们才能确保建立一个公正、合理而且反映全人类各种利益的新的世界秩序，在这个秩序中，各国都平等地享受权益。加纳人民和政府重申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

阿拉尔扎·德基萨达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祝贺加内夫先生当选大会本届会议主席。古巴代表团保证与主席进行合作。

我们不久将纪念两大世界的撞击以及将根本改变国家间关系的一个时代的开始五百周年。那段戏剧性然而却未完成的历史始于加勒比海，并给该地区各国人民的命运永远留下了痕迹。

使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生活并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最深的根是我们的造反精神。许多世纪以来，加勒比海是各类入侵者野兽般贪婪的受害者，是奴隶贩子和海盗以及贩毒者和侵略者的十字路口。暴力和残酷是那里经常发生的灾难。然而，该地区还目睹了当地人民的英勇抵抗，在强劲而无名的加勒比海风以及实现自由的渴望的推动下，他们一次又一次奋起反抗。虽然掠夺加勒比地区资源并罪恶地剥削当地人民导致该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接触，但正是取消各种苦役并只听从自己良知的斗争形成了我们深刻而不能减小的民族特性，并且使我们发现了自己。

GJ

本大会在关键的决断性时刻召开的。今天,我们正象5个世纪前一样遭遇到改造世界和重新安排国家之间关系的企图。如同过去一样,今天要决定的就是:是否未来允许人类的团结更加发展?它是否依然被自私自利压得透不气来?它是否有朝一日会导致穷苦人的解放,还是使他们永远地受苦受难?我们是否濒于新殖民主义的冒险?对于世界上的穷人来说希望是否终将开始出现?

近年来,使人类震惊的是,一系列事件的发展大大改变了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导致人们在心急火燎的特权人物和盲目乐观的其他许多人的鼓动下,匆忙作出许多解释、得出许多结论。

冷战的结束减少了核灾难的危险,但不应该利用这一点来掩盖路人皆知的事实。的确,曾对人类构成毁灭威胁的超级大国军事对抗从未发生,而且过去不久充满仇恨的对立,在单方面的、令人迷惑不解的炼金术的咒语之中,变成了自鸣得意的服从和装模作样的多情。那场战争从未发生,这当然很好,应该受到称赞;但是如果把它看作是普遍和平的到来,那就是十分荒谬的,只有从新征服者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的角度看才讲得通。

现在看来就要结束的时代,对第三世界来说,是为争取独立与自由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时代。在以从未发生的一场战争进行威胁的同时,帝国主义者用尽手段和策略入侵、进攻、压制和压迫南方的各国人民;南方的许多儿女在与大国竞争毫无关系的对抗中死去,死的时候并不知道对抗会变成古怪的趋同现象。

正如冷战并未改变第三世界的命运一样,冷战的消失迄今看来并没有给第三世界带来好处。过去曾经抑制敌对集团、避免它们之间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力量均势,并没有阻止对第三世界发动战争、侵略和干预的做法。

我们没有理由设想,单极和霸权主义当前的状况会给我们各国人民带来更有利的影响。相反,当那些不仅拥有最强大军事实力,而且有着无法克服的历史无知以及在道义上极端冷漠无情的人正在为胜利欣喜若狂时,危险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巨大。

冷战正在消失,但军备竞赛并没有相应减轻,军国主义好战心理并没被放弃。如果说战争危险减少了,为什么美国象住在白宫里的人最近所宣布的那样追求继续发展军事优势?这个帝国的武器现在将针对谁呢?

我们听到没完没了地谈论对抗的结束和国际合作新时代的开始,但看来这些只不过是一些轻易相信这一点的人的想象罢了。如果说国际合作的精神真正存在,如果说冷战已经结束,为什么大国的军费开支并没有大幅度削减,为什么军费削减后腾出来的资源没有转用到促进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呢?如何解释现在、就在现在有人企图将国际发展合作降低到更为从属、更假设性的作用,进一步减少联合国在该领域本来已经十分有限的存在,并提出无法接受的条件和限制?

北方国家之间发生的变化对本星球大多数居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如果要使这些变化对他们有些意义,必需采取决定性和有效的行动对付影响第三世界亿万人民的饥饿与贫困,对付婴儿营养不良和不治之症——在某些人不惜一顾的正在进行的、沉默的战争中,它们每日都在吞噬几千儿童的生命?

经济危机、第三世界高达\$15 000亿的外债、不公平的交换以及日益恶化的饥饿与贫困,在人类绝大多数人中从来没有这么严重。即使对世界最扎实的经济来说,它们的影响也是惊人的。公开的补贴和其他自私自利的政策有可能妨碍缔结为调节国际贸易而谈判多年的协议,并可能引发经济大国之间灾难性的对抗。这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的历史无法逃脱其可怕的、自我毁灭的法则。

现在没有理由让人乐观,很多人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大会在对国际合作还不十分有利的时代就已庄严宣布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

的确,普遍与持久的和平只有在一个没有霸权主义和以所有人民的权利、利益和希望为基础的世界里才有可能;只有在一个旧金山《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能够变为现实的世界里才有可能;特别是只有在一个充分尊重国家主权平等、不干涉也不干预他国内政、各国人民自决和有发展权的世界里才有可能。

但是,为实现这一点,使国际关系和联合国民主化从而为本组织提供必要条件完

成它应为之存在的使命,将是不可缺少的。

不能把联合国变成强者进行垄断的单纯工具。各会员国必须防止这一点;否则,它们事实上就将同意终止联合国消除实现公平与和平世界的所有可能性。

MJ

我们绝不接受安全理事会作为秘密团体进行活动,背弃本组织,虽然它是由本组织设立的,而且以本组织的名义开展活动;我们绝不接受安理会行使它本身既不具有也没有人赋予它的职能。安全理事会的组成、职能和活动方式必须紧迫地加以深入审查,从而使它成为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机构,消除不合时宜的反民主的否决权,并使安理会的活动具有透明度,同时保持活动严格限于《宪章》规定的范围,使它充分尊重《宪章》中规定的对大会负责的义务,而大会也应严格履行对安理会进行管理的责任。

安全理事会绝对无权解释《宪章》或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也无权执行非正式秘密会晤后发出的所有命令。我们绝不能容忍经常践踏民主理想的那些人利用安理会作为在联合国内发动实际上的政变的工具。我们也不允许主张有限主权概念和兜售设立机制把本组织变为为强国利益服务的干预、干涉和介入的经常性祸源的说法。

本组织必须实现民主化以加强其作用和效率。为此,加强而不是削弱大会的职责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大会是我们大家拥有平等职权从而有能力代表整个国际社会的唯一机构。

这个月早些时候在雅加达召开的第十届首脑会议期间,不结盟国家通过了有关国际现状和确保在联合国联合行动的共同纲领。雅加达宣言、最后文件和通过的各项决议应当成为我们的工具,以动员第三世界保护自己的权益和组织起来抵制那些企图把自封的世界新秩序强加于人的那些人。因为那种新秩序在宗旨上是反对南方人民的,它不顾及南方各国人民的利益,仅仅是要在全球范围实现霸权主义的梦想,而本组织就是在那种梦想被粉碎后建立的。

那些为了要统治世界而策划重组世界的人的目的越来越明显。不发达和贫困将永远地保留给占人类四分之三的南方各国人民,他们将继续为北方富裕的少数提供财富。国际机构将变为控制和干涉的机器,即确保强国可以将其腐败思想和观念强加于人的世界制度。这些新的征服者并没有身背着十字架,他们挥舞着剑和钱袋,他们宣扬的唯一福音便是利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宣布自己是优秀社会的代表,甚至企图把自己打扮成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化身。今天的霸权主义者同他们的殖民主义祖先一样骄横,同他们的法西斯主义先驱一样的傲慢,吹嘘他们社会所谓的优越性、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观念,并利用各种手段企图将其强加于别国人民。

他们不仅企图把他们的思想,而且也企图把他们的“司法”强加于人,他们的司法缺乏最起码的公平,这种司法即使在美国境内也采取公开的种族主义观点,它包括死刑在内的最严厉的判决几乎都是落在黑人和西裔的头上。该国最高法院使在世界上任何地区持劫任何国家的国民成为合法权利,这种决定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又怎么能苟同呢?人类在历史上其他时候何曾见过如此的滥用权利和如此的嚣张跋扈?

与此同时,他们受到欧洲社会主义挫败的鼓舞,试图宣布社会主义理想的终结,并把最肆无忌惮形式的资本主义作为终极模式强加于整个世界。他们宣布所谓的新自由公式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循的教义,他们在描绘自己拥有人类繁荣和幸福的秘方时脸都不红一下。

千百万美元本来是可以用于更为崇高的目的的,今天却用来贩卖这些思想。但是,第三世界人民并没有忘记,正是资本主义无限制的贪婪迫使他们忍受长期痛苦的殖民主义经历,使他们受到种族主义和歧视的压榨,使他们至今仍受落后和贫困之苦。资本主义过去是,现在也是我们人民所受祸害的基本原因,资本主义永远不能解决这些祸害。

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兴高采烈的推销者们看到一些社会主义项目破产而万分高兴,但大家都知道,这些社会主义的项目仅仅进行了几十年,它们是在不利的条件下

在相对不发达的国家进行的。

那些对某些社会主义社会失败而万分高兴的人应当有本事证明,资本主义正在解决人类的问题,或者至少资本主义在某些地方在解决这类问题。无论如何,资本主义成为世界的统治制度已有好几个世纪,它已在一些较为富裕的国家得到充分发展。但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富裕、发达和强大的国家实行了二百多年资本主义后,人民整体上仍然没有一套保健制度;几百万人在呼求就业、住房、教育和晚年受到保护,或者正在受到吸毒上瘾、暴力或其他社会弊病的后果;几千万人成为最坏形式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牺牲者。最强大的国家虽然不仅能够只靠自己的财富,而且在这个漫长的期间还无情地剥削他国人民,但它二百年来却不能通过资本主义来解决任何上述问题。

MJ

某些变节者可能会在那富有欺骗性的金牛面前下跪,但是要想了解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工程的失败,用不着去读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只要在纽约或者洛杉矶的城里散散步就够了。美国的梦可能会使一些意志薄弱的人眼花缭乱,但是,对在这个国家里广大的、日益多的各阶层人民——更重要的是,对数千万的非裔美国人、拉丁美洲人、土居美国人和亚洲人、失业者、贫困潦倒者——这个美国梦一直是现在仍然是一个苦涩的、悲哀的难以摆脱的恶梦。

当傲慢的少数过渡消费、铺张奢侈,他们怎能对他们中间无数的、过着同最贫穷的第三世界人民一样悲惨生活的人们的处境进行嘲讽。这些极不公正的社会,在道义上有什么理由把自己描绘成全球范围的典范?就人类团结而言,他们没有任何可以传授给我们的;相反,他们有许多需要向我们学习。

实际上,想强加给我们的那种社会不只是从根本上不公正、不人道的,它还危及到我们人类的存在,实际上危及到我们地球生命本身。富有者不合理的消费模式耗尽了不能再生的资源、毒化了海洋和河流、使我们城市的空气不能呼吸、严重改变了气候、危险地提高了海水位、不能挽救地损害了土壤、破坏了森林、扩大了沙漠并加深了数以亿计人的贫困。环境也是无情战争的牺牲品。战争已经导致了无数种

生物的死亡,并使许多其他种生物处于濒临绝迹的危险。

什么时候就该轮到人类自己成为自己错误的牺牲品了呢?这种导致我们每个人都死亡的生活方式还会被崇拜多久呢?

我是在对古巴来讲处于一个特别困难的时期在联大发言的。美国对古巴人民所进行的经济、商业、及金融的封锁已经持续三十多年了,但是,现在却又得到加剧和扩大。华盛顿政府一方面虚伪地大谈和平和国际合作,另一方面又禁止同古巴做任何生意的外国船只进入美国港口,并企图迫使以其他国家为基地的公司也奉行它反古巴的政策。因此,这不仅仅是粗暴地违反了我国人民的最根本的权利,也违反了其他国家的主权及国际法中根本的原则和准则。

尽管以前的敌手变成了伙伴,尽管受华盛顿经济限制的国家数量有所减少,那些执行这些限制的政府机关的预算和财力却有所增加。公开得到承认的是,这些活动旨在加强对古巴的封锁。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阻碍古巴的经济和商业活动。它企图不让我们买到石油、食品和药物;对投资者和商人施加压力;并不只一次靠其固执邪恶的、用饥饿使我国人民就范的办法来恫吓别人,从而破坏完全是合法的活动。

除战争过程中外,还没有一个民族遭受过这样严厉、为时持久的全面攻击。侵略的对象是一个小而贫穷的国家;这个国家自然资源贫乏,没有什么能源资源;其经济发展前景完全取决于外贸;它从国际组织得不到信贷和资金;即使是各种人道主义援助,也受到了限制。而现在却又有企图不让我们进行贸易。

加紧封锁是在古巴正经历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解散,苏联的解体以及古巴同其进行贸易的国家的关系的突然和激烈的变化,我们之间的贸易占古巴总贸易的百分之八十;还有指导这些关系的公正平等的价格的突然消失。这就意味着古巴的购买力降低了百分之七十;数字从1989年的81亿3千900万美元降到今年的220万美元。实际上,古巴正面临着一种日益严厉的、越来越难缓和的双重封锁。

事实上,我们经济所遭受的巨大的损失已经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我国人民的生活

水平和消费水平,以及我国的生产和发展计划。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帝国主义希望的是,通过把这种封锁变得更加的严厉、更加难以忍受,他们就能够创造贫困和饥饿的条件,以使得我们的人民就范。但是,这只是一种愚蠢的希望。那些企图消灭我们的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古巴的主要资源——其真正的财富——是古巴人民。

只有一个团结的、明智的和坚决的人民、一个愿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战斗的人民,一个社会关系建立在平等和团结基础上的人民才能面对并克服这样的困境。只有在象古巴这样的社会里,这种灾难性的条件才不会导致一个学校的关闭、一个儿童、老人或妇女健康的忽略,或是一个公民的抛弃。我们狂热的敌人或者我们虚伪的批评者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吗?

我们人民对这一帝国主义的进攻所进行英勇的抗击就最好地证明了我们社会制度的力量,或者古巴人民为捍卫其革命、不可动摇的决心和团结,有多少个国家经历过这样的考验?

但是,这种大规模的经济战并不是对古巴采取的唯一行动。我们领土的一部分仍继续由美国军事基地非法地占领着,这是不断挑衅的一个根源;我们头上的领空和周围的海域经常被攻击我们的强大国家用来搞演习;每周都有1 500多个小时的挑衅性的收音机广播传到古巴来,同时还有侵犯我们电视频波的未遂的企图;在美国当局明显的参与下,美国的领土被公开、无耻地用来对我们进行恐怖主义的袭击;古巴正遭受着一场系统的诽谤运动,其目的在于歪曲美国一直不能够打败、并一直拒绝放弃其独立的一个国家的形象。

GJ

因为帝国主义无法使我们屈从于它的意志,它便使用种族灭绝和迫使世界其他国家对其种族屠杀的卑劣的行径予以默认的手法威胁我们。美国佬的封锁是对所有古巴人民的权利和国际惯例以及其他国家的主权的粗暴践踏。这尤其是一种道德上的沦丧。

那些认为他们能使古巴在其面前跪倒的人想错了。我国人民在实现其完全解放

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它在120多年以前最初踏上这一征途的时候完全是孤立无援的。在其有限的岛屿范围内,在既无盟友也无任何政府物质支援的情况下,它奋战三十载以抗击一支比西班牙在今其所有其他殖民地用来镇压反抗所使用的全部军队更精良更大的军事力量。那时就有人企图将我国人民与世隔绝;那时的压迫者就找到了同谋;那时就有人企图迫使处于饥饿中的我国人民投降,其结果是人口的一大部分遭到了屠杀。

波多黎各爱国者欧亨尼奥·玛丽亚·得奥斯托斯曾用如下的语言描述了古巴那时的痛苦经历:

“有必要设想自己身处那种可怕的局面,那一任何民族所面临的最悲惨的局面;它本身被剥夺一切,敌人却占有文明的全部权力和资源;它被遗弃敌人却得到鼓动;它受到鄙视,敌人却受到报有同谋者的恭维。为了解一场革命要持续多久,知道多少时间已经流逝,理解战士们卓越的反抗,赞赏其英雄主义以及敬仰那些值得敬仰的人,所有这些都需要对多年的痛苦所造成的各种折磨加以亲身体验。

“为同情那些通过其自身努力而实现人的最高尊严,人的全部热情以及程度发自内心的敬仰的人民,同情那些能够英勇的为人类的最高德行挺身而出的人民,则有必要在此种艰难的时代生活并在非正义的黑暗中摸索前进。”

奥斯托斯所指的时代对我国人民来说无疑是更加艰难的。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敌人比当时西班牙更加强大。但我们的人民更加团结,他们不愧是那些在面临巨大的不幸的情况下从未退却的勇士的后代。我们永远不会辜负他们;我们永远不会放弃一个以血流成河和牺牲为代价而获得自由的祖国。

我们还依靠各民族间的团结。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仍有许多被压迫、被剥削和被歧视的人民寄希望于古巴的生存。

为死去的人,为那些希望生活得更有价值的人,我们将继续抵抗。我们不会背叛先辈们寄予我们的训令和各族人民的信任。我们将证明我们有能力抵抗并将懂得

如何抵抗。

我们将继续履行我们最神圣的义务：拯救祖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为了这一事业我们将毫不犹豫的继续我们的斗争，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克服一切障碍，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黄先生(新加坡)(以英语发言)：在柏林墙倒下以及冷战结束的1989年，这个大厅里面有159个会员国。三年以后的今天，有179个，增加了20个。这一趋势是否会继续下去？如果是的话，我们1995年在此相聚时这一大厅可能会有200个会员国。这些新国家会来自非洲、亚洲、欧洲还是美洲？它们的诞生所伴随的阵痛是否会象我们一些较新会员国，如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摩尔多瓦和格鲁吉，那样充满创伤？还是以和平的方式诞生？

我发言开始就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我认为，我们这次会议的首要任务是消除冷战结束时我们这里许多人所持有的那种乐观态度。从科威特的悲剧性经历到前南斯拉夫正在继续经历的巨大痛苦，我们目睹了我们本来认为已被现代化力量所扫除了的各种力量的复苏。沉睡几十年的鬼魂已经醒来并骚扰着我们。在未来的岁月中还有多少鬼魂将会醒来？

显然，本届会议应是作出冷静反省的会议。在此方面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们已选举出保加利亚的加内夫大使指导我们的辩论。这反映出各会员国对其领导能力的信任。保加利亚的地理位置使它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具有独特的洞察力。

我还想对本届主席的前任萨米尔·希哈比大使所表现出的明智领导和指导才能表示我们的赞赏，并将此记录在案。此外，我们要向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在担任秘书长十年期间所表现出的专注和典范性表现我们的赞赏。也请让我向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在他任期的第一年对联合国所给予的明智的和具有活力的指导表示祝贺。

毫无疑问，冷战使我们这里的许多人感到恐怖，但它也有效地冻结或压制了许多部落、宗教、种族和文化上的分歧。冷战的溶解导致了其复苏。我只想举一些最近

的明显的事例。就在我们讲话之际,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争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冲突愈演愈烈;在摩尔多瓦,格鲁吉和阿富汗也存在着各种冲突。索马里正在分裂;前南斯拉夫已陷入部落战争之中。这个世界仍未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种族清洗”的名义所实行的暴行和公然无视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而造成的震惊当中复原。我们谴责这种卑劣行径。

在这一背景下,秘书长提出其“《和平纲领》:预防性外交、建立和平维持和平”(A/47/277)的报告是恰当的和及时的。并非每一个联合国会员都同意报告提出的分析。但它仍是一个为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提出具体建议的意义深远的文件。

GJ

报告包含秘书长关于如何加强联合国预防性外交、缔造和平、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的能力并使之更有效的建议。我们应该祝贺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准备了一份提出会员国需要处理的问题的全面和富有思想内容的文件。

那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但也有我们补充想法的余地。例如,由于明显的原因,报告不想对目前冲突的原因加以责备或进行调查。这应该是会员国的工作。我们思想上要明确近年来冒出的新的国家是就象我们在非殖民化时代所看到的那样,一种自然的和值得欢迎的发展,还是反映了我们在二十世纪所建立的人类社会结构的混乱状况。如《和平纲领》所提出的那样,这是否证明“冲突的最深远根源”是:“经济的绝望、社会的不公和政治的压迫”(A/47/277,第15段)。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头脑中搞清楚正在发生的什么,因为这反过来将确定我们要赋予联合国的使命:当在一个国家内爆发冲突时,联合国的使命是应该解决冲突和和平地使各派联合起来--就象在安哥拉和萨尔瓦多那样--还是帮助该国的和平分裂--就象在南斯拉夫那样?这些不是理论上的问题。这些是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每天在前南斯拉夫和在索马里都面临的实际问题。

为避免误解,我要强调我欢迎今年加入联合国的新会员国:亚美尼亚、阿塞拜

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共和国、圣马力诺、斯洛文尼亚、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我相信它们都会同意我的意见,如果更多的新会员国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应该确保它们和平地而不是通过战争和冲突涌现。

《和平纲领》还表明,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职能已经远远超过了它们通常的任务。过去的传统是在交战各方之间达成和平协议以后才派出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今天,联合国部队参与了各种任务,从监督选举到视察核设施。权限范围还会扩大。如《和平纲领》指出的那样,这些包括预防性外交、建立和平、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

我还要讲一下我与报告意见一致的几点。首先,我同意联合国在预防性外交中应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如报告所说的那样:

“预防性外交需要采取措施建立信任;需要以资料收集和正式的与非正式的事实调查为基础的预警办法;也可能需要预防性的部署,有时候还需要设置非军事区。”(A/47/277,第23段)

第二,我还同意安全理事会现在可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因为,如报告所说的那样:

“加强团结之后,就有权威和说服力来引导敌对两方走向谈判。”(A/47/277,第35段)

第三,我同意联合国应与区域组织协调努力。我相信,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应该高兴这样做。联合国认可1976在印度尼西亚巴厘签署并于最近由老挝和越南加入的《友好合作条约》可以使之成为其他地区效法的范例。

给联合国加上了这些新的重大负担以后,会员国,特别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剥夺联合国执行这些行动所需的资金是荒唐的。尚未支付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费用现在已达到8亿美元。由于仅今年维持和平行动的费用就可能达到30亿美元,拖欠款可能还会增长。

一些欠联合国钱最多的国家是北方的国家。如果北方的国家以为它们可以不受

南方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阵痛的影响,那将是悲惨的。南斯拉夫已经表明在它们的家门口可以爆发这些问题。在最真实的意义上,发达国家现代技术的发展已经使我们的世界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村庄。任何村民都不能不顾邻居家的失火,因为如果他这样做他自己的家也会被烧掉。

我们今年早些时候在里约热内卢首脑会议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北方的国家呼吁南方的国家限制其森林砍伐、氯氟碳(CFCs)生产和污染性发展,因为它们对这些南方活动的后果可能会蔓延到它们的国家感到关切。但在它们期待贫困的南部国家作出英勇牺牲的同时,他们却不准备对他们相对富庶的生活方式作出同样的牺牲。在这些困难的情况下,在里约首脑会议上就《21世纪议程》达成协商一致是了不起的。我们在大会应该认可《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并通过一项好的决定,建立持续发展高级委员会。在里约热内卢取得的势头需保持和发扬下去。

要公正地处理这些问题,世界还需要振兴全球经济。我们必须使北方的国家相信,如果它们想要南方更多地注意它们对全球环境的关切,它们就需反过来通过尽快成功地完成乌拉圭回合谈判向前推动全球经济。北方的国家不这样做,却集中精力于区域一体化。不管《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命运如何,在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扩大的协议的支持下,到1993年1月将建成综合的欧洲大市场,带来同名为欧洲经济区(EEA)的更大程度的欧洲共同体--EFTA的经济合作。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也将形成。如果这些安排仅对北方的国家带来好处,而不设想对南方带来好处,南方便不可能与北方在环境问题上进行合作。

幸运地是,南方也不是无所作为。在那里正在进行一场影响到数十亿人民的生活的重大的经济革命,在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大国尤其如此。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2000年,东盟国家和亚洲新工业化的经济将实现33000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这是美国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欧洲共同体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中国可以在本十年内使其国民生产总值(GNP)翻一番。很明显,南方的一些地区将经历爆炸性经济增长。

除了几个仍能抓住指令性经济的长处不放的国家外,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现在都认识到必须进行经济改革。由于阻碍经济增长明显的低效率和不足,旧的经济体系必须被放弃。除少数外,所有国家都在努力引入市场经济体系。但这种朝着公开的经济竞争的调整也需要牺牲和巨大的政治代价。过渡经济在其调整的初始时期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困难和脱节。北方应该看到,通过向保护主义进行斗争帮助这些国家符合它的利益。有了这种支持,发展中国家应该能够成功地完成这一经济过渡。

GJ

如果在南方的这场大规模经济革命取得成功,世界将出现不断高涨的浪潮,使所有人类——南方和北方人民的生活水平均有所提高。这种不断高涨的浪潮可能还会有助于扑灭在全球喷发的部落和种族纷争的火焰。

东南亚有时被称作“亚洲的巴尔干”。但尽管如此,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各国已经经历了二十年的和平和经济发展。通过东盟的区域合作和集中国家精力进行经济发展,东盟区域已经成为第三世界最和平与繁荣的地区。东盟的这一经验没有任何理由不能在世界其他地方袭用。我希望,大会本届会议在谋求解决我们目前所目睹的持续存在的灾难时对此予以考虑。

奥洛先生(贝宁)(以法语发言):今天是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悲痛的日子。我要代表贝宁人民向这两个友好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表示同情,贝宁人民理解他们的痛苦并同他们一起感到悲痛。

我还要代表贝宁共和国在这个讲坛上同在我前面发言的各位一起祝贺加内夫先生杰出地当选大会本届会议主席。这是他的国家保加利亚及他本人理所应得的赞赏。

我还要祝贺他的前任沙特阿拉伯的萨米尔·希哈比大使,他非常干练和有效地主持了大会第46届会议。

我还愿向联合国秘书长致敬,他勇敢无畏、忠心耿耿并随时准备为联合国的理

想服务,因此理应得到人民的赞颂。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当选后不到一年就已经展示了他的效力和外交经验,赢得了整个国际社会的敬佩。他为在全世界各国紧张局势恢复和平所作的不懈努力理应得到所有联合国会员国的积极支持。最近他向会员国提出的详尽和严谨的报告就是这项努力的证明。

我国代表团再次向你的前任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致敬,他为我们这个普遍性组织作出了宝贵的工作,多年来联合国会员国一直在扩大。

贝宁欢迎联合国新会员国: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共和国、圣马力诺、斯洛文尼亚、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在大会上届会议上,我们大家都曾对对抗时代的结束和基于世界各国团结与和睦精神的国际合作时代的到来一致表示欢迎。

在这方面,贝宁还欢迎在签署《明斯克协定》后,从前苏联涌现的独立国家的诞生和被接纳加入联合国。

1992年1月31日召开的有史以来第一次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安全理事会会议标志着冷战的结束;在那次会议上,它们都敦促创立一个新的、更加稳定和更加繁荣的世界秩序,联合国将为此规定框架。

不幸的是,我必须表明,在大会本届会议开始之时,紧张的局势又史无前例地在全世界重现,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过去10个月来维持和平活动已成为联合国主要关心的问题。这些紧张的局势表明,在我们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和平与国际安全十分脆弱。

我要指出,安全理事会在其1992年1月31日的声明中曾表明,发展民主运动和促进尊重人权将有助于使世界更加稳定,更加繁荣。

我国代表团愿重申国际社会欢迎新生国家的涌现,这些国家的涌现是通过尊重其自己的文化和政治价值观念确认重获自由、尊严和正义的牢不可破的意愿的结果。国际社会在对此表示欢迎的同时,还必须鼓励谋求协商一致和容忍与对话的精神。

神,这种精神今天仍可以为和平过渡奠定基础。

谈判战胜使用武力,贸易战胜剥削,自由战胜限制:这些办法应该成为我们各国的指南,以便使联合国在预防性外交,创造和平和维持和平领域的能力得以提高。

我们经常说,我们的星球病了,这是因为北半球和南半球之间的财政、技术、科学和生态不平衡造成的发展拖延。这是因为社会不公正和赤贫,这种情况使被称之为“发展中国家人民”中许多人民失去人性。

除了因民族主义复活而变得更加严重的这些疾病外,我们还必须加上在全世界摧残我们各国人民的新型疾病。因此,各国必须恢复控制,并单独和集体地为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

在这个背景下,根据1992年1月31日安全理事会首脑会议所商定的声明提交的题为“和平纲领”的秘书长的报告发人深省——值得认真考虑——并开辟了新的前景。我们大家都必须为丰富这份报告作出贡献,以便今后实现我们创立更美好世界的理想。

MJ

就非洲而言,我们的大陆经历了太多的痛苦,我们今天无法不站在一起,携起手来,联合一致利用我们所有的智慧、勇气、力量和资源去减轻痛苦、减少贫困和为持久发展制订一项连贯的战略。

贝宁希望,整个非洲将能避免阻碍我们发展的兄弟自相残杀的战争和内战以及所有其他冲突。仅仅举几个例子,只要看看我们周围的利比里亚、索马里和苏丹兄弟的悲剧就够了。

从现在开始,如有必要,非洲能够证明,只要没有外来干涉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它能够解决自己的冲突。为了消除非洲的不稳定和不安全,国际社会必须坚定地支持目前为在利比里亚和在索马里恢复和平而作出的努力。

我国目前担任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济共同体)的主席,我国从8月份以来为了使利比里亚悲剧有关方面放下武器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以使我们能够实现全国

和解。贝宁在利比里亚唯一关心的就是和平。索格罗总统的努力首先值得非洲人和其次是所有主要大国和联合国所有其他会员国的支持。

贝宁希望,1992年6月28日至7月2日于达喀尔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最近向索马里和苏丹悲剧有关方面发出的呼吁将会获得重视,以便为了实现全国和解停止敌对行动和开始谈判。我们相信,这是维护这两个也受到饥荒袭击的国家统一和完整的先决条件。

至关重要的是强调联合国为使索马里人民摆脱饥荒而进行的人道主义活动所带来的希望。我谨赞扬所有在世界那个地区进行活动的国家和人道主义组织所做的工作,尽管它们在现场受到了冲突各方的威胁。我们特别赞扬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所作的努力,我们感谢他提高了人们对这一悲剧及其恐怖的认识。此外,他的特别代表、阿尔及利亚的萨赫努恩大使值得我们表示兄弟般的赞扬和敬意。

仅仅在几个月前,国际社会对南非局势发生积极转变表示欢迎,人们预料这种转变将使南非黑人反对50多年来奴役他们的制度所进行的不懈斗争获得圆满成功。我在此重申我国对种族隔离问题的鲜明的立场。必须在行动上和法律上拆除这一可恶和非人道的制度,以便建立一个民主和多种族的南非,一人一票的原则将成为政治现实。

该国最近的政治和社会事态发展,尤其是已经使数百个无辜受害者丧生的暴力的恢复,不幸地表明在彻底铲除种族隔离之前还必须克服许多困难和障碍。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必须鼓励在南非政治局势中仍须解决根深蒂固的政治分歧的各方之间进行对话,同时继续对南非政权施加压力,以便继续并加快进行已经开始的改革进程。

这就是贝宁对安全理事会通过有关南非问题的第765(1992)号决议、秘书长任命一位特别代表和派遣联合国观察员到该国去的理解。

我们高兴地看到,于1991年9月31日在葡萄牙伊什图里尔签署的停火协定为开始的安哥拉和平进程正在进行。联合国会员国必须继续支持这一经历了15年的兄弟相

互残杀战争的国家为进行民主化所作的努力,其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就是定于1992年9月29日和30日,也就是明天和后天进行的自由选举。

贝宁代表团欢迎马普托政府同安盟领导人之间开始的和平会谈导致于1992年8月7日在罗马签署了两方之间的和平协定。但愿莫桑比克最终真正实现和平,使该国的儿女能够从事重建国家的工作。

马德里中东和平会议预兆着在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作出合理的安排,带来了持久和平的希望。以色列最近的政治变化使得目前的谈判能够取得令人满意的发展并使冲突各方都能接受。我们的任务是鼓励这一必要的对话,以期实现将保证希伯莱国家和巴勒斯坦国在公认的安全边界内存在的持久和平。

当然,这首先要求我们听取双方的观点。贝宁今年本着这一精神恢复了同以色列国的外交关系。我们遵循自己的坚定信念,要利用我们作为阿拉伯国家的传统朋友和以色列国的新伙伴的关键地位作为一个出发点,尽我们所能使双方彼此接近。我国衷心希望,马德里开始的和平进程将取得成功。

中东问题的解决方法还包括一贯和有效地执行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强调不允许以战争获取领土和需要为了公正和持久的和平而努力,使包括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内的区域各国能够在得到国际承认和国际社会保障的边界内安全生活。

我国对由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解体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发生的屠杀和对人权的粗暴侵犯感到痛心。

MJ

该国各民族人民继续经历的悲剧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并且是对联合国的一个新挑战。我国政府认为,有三个因素会对欧洲各国和联合国为在前南斯拉夫恢复和平而作的努力产生有利影响。这三个因素是: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尊重前联邦分裂后出现的几个国家的领土完整;以及保护少数民族。

此外,我们还毫不含糊地谴责不能容忍的“民族清洗”的做法,这种做法为人类

所不耻,并应使今天的每一个人都感到惭愧。但是,鉴于联合国的普遍性,我国希望,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即塞尔维亚-黑山,加入联合国的要求将不会遇到障碍,该国的加入甚至可能会促进在巴尔干半岛实现公正和持久和平。

协商一致的新精神——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间的这种新精神——和冷战的结束鼓励了目前的国际政治领域中的缓和气氛。在这方面,普遍和彻底裁军必须继续作为国际社会在二十世纪末的最终目标。

贝宁共和国希望看到用于生产和购买武器的大量资源转用于满足第三世界国家紧迫需要的发展。我们认为,朝着这个方向可以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国际社会,特别武器生产国接受秘书长关于对武器销售增税的建议,以使用税收来补偿联合国的预算赤字,并向联合国提供它为完成所交给它的工作所需要的资金。因此,我国支持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的这项建议。此外,贝宁支持联合国关于核武器的削减、限制和不扩散的所有决议。

现在人们经常说,国际社会今天面临着一个转折点。会员国所表达的在解决区域冲突方面取得进展的意志和面对地球环境受到全球性威胁新的紧迫感,使我们有了一个处理我们大家所面临的真正问题的历史机会。

当然,在过去几年中,世界经济出现了相当可观的发展,这反映在市场经济的扩大以及西欧和北美出现的重要经济集团。然而,创造新的世界秩序所需要的国际合作并未真正开始。北南之间的不平衡正在加剧。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到2000年,世界最富裕的国家的公民年均收入将超过13 600美元,而最不发达的非洲国家的公民的年均收入将只有217美元——这比1985年还低12美元。很多国家已经出现了这种急剧下降。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非洲的经济解放问题仍是我们面临的最尖锐问题。为阻止和扭转我们非洲国家的经济恶化趋势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归于无效。非洲的经济地平线显得日益黑暗。

这里,我想谈到债务问题,更具体地说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债务问题。在关于

债务危机的一个报告中,秘书长强调,偿债的沉重义务造成了严重的预算问题。公共投资和社会开支因此而受到影响。所以,最脆弱的社会阶层受到的影响也最严重。

今天,非洲大陆在难以承受的债务负担下痛苦呻吟,债务总额现在已高达2 700亿美元。1990年,非洲各国为偿债付出了230亿美元。面临着这些越来越严重的资金问题,非洲多数国家已致力于结构调整方案。这些方案现在还没有为发展我们遭到破坏的经济所必要的资金。这就是为什么贝宁呼吁国际社会紧急采取具体行动,以减轻非洲国家的债务负担并增加用于他们发展的资金流入。

在采取减轻或在某些情况下是取消债务——非洲国家感到如此难以承受的债务——的措施的同时,应有关于为结构调整方案筹资和偿还非洲国家所欠债款的条件详细而明确的方案。

在另一个层次上,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继审议和最后评价《联合国1986-1990年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的实施情况后,通过1990年代非洲发展新议程。这是一个使国际社会再次注意非洲各国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困难的机会。

为实现新议程的目标,国际社会现在应把它过去作出和多次重申的支持非洲国家本身努力作出实现独立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承诺化为实际行动。事实上,秘书长说过,非洲是联合国1990年代的五个优先事项之一。关于其他四个优先项目——环境、维持和平、对付吸毒以及人道主义援助——我们必须说,没有作出任何实际决定以将这批优先项目化为行动。

MJ

我国代表团感到严重关切的是,关于《1990年代联合国非洲发展新议程》的第46/151号决议通过一年后,这种情况依然普遍存在。首先,秘书长的方案还没有开始真正执行。第二,各种后续机制,如高级咨询小组、机构间委员会和指导委员会还没有建立。第三,关于为非洲商品建立一个多样化基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研究,虽然应当是秘书长给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一份报告的主题,但这项研究还没有做。最后,建立充分的财政资源仍然只是假设而已。

我强烈希望能作出不懈努力以确保在1992年12月,最迟在1993年1月,《1990年代非洲发展新议程》能从目前的昏睡状态中醒来,进入一个真正积极和活跃的阶段,以实现我们的希望。

在某种程度上,《1990年代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正遭遇同《1990年代非洲发展新议程》同样的困难。这样根本无助于改进最不发达国家中最薄弱群体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必须继续和支持确保在二十世纪末把最不发达国家的数量,特别是在非洲的最不发达的国家的数量减少一半的努力。自从1990年9月通过《行动纲领》和1991年通过新的分类标准以来,出现了最不发达国家数量增加的趋势。我们必须扭转这一趋势。

我国政府认为,发展筹资国际会议能提出解决促进南方各国发展的各种方案与行动计划所面临的困难的办法。

为此,我们诚挚地希望大会能在本届会议期间通过一项决议,召开发展筹资国际会议,会议的筹备工作将成为政府间谈判进程的一部分,由所有国家参加。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将成为加强联合国在促进国际经济合作方面作用的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欢迎日本在1993年举办一次非洲发展问题国际会议的倡议。这次会议的工作应该成为发展筹资会议的一次很好的预习。

贝宁认为,经济一体化也是对非洲边缘化问题的一种反应。今天,加强为确保南南合作而建立的各种区域经济集团,对我们这些国家极为重要。

因此,非洲决心继续有力地执行非洲已推行的建立有效的区域和分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的政策,因此它对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负有特别的承诺。1991年6月3日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已在阿布贾签署了非洲经济共同体宪章。

我认为,作为这项工程成功的先决条件,他们每一个国家都必须承诺,促进我们各国经济活动部门的一体化,确保在非洲大陆上发展和维持可靠的农业、公路和工业基础设施网络。

不管我们国家的经济情况如何,已采取许多具体行动帮助儿童,作为儿童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后续行动的一部分。

同在1991年一样,1992年6月16日,贝宁庆祝了非洲儿童节。虽然我国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这一天的庆祝活动使我们能够进一步充分强调,通过扩大的注射方案提高母亲与儿童的健康,同营养不良和其他普遍的儿童疾病做斗争,为农村地区提供饮用水,逐步减少文盲,以及确保所有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机会。

非洲向往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为此目的,我们必须确保妇女与儿童的参与。归根结底,他们是我们走在进步道路上的国家人口中的多数,而要实现这一进步,首先必须教育和培训年轻人与成年人。

贝宁欢迎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一起已经采取的行动,以在1992年11月25日至27日在达喀尔举行援助非洲儿童国际大会。

我国政府也在积极准备在1994年纪念国际家庭年,同帮助儿童的行动同时并举。此外,我们准备为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妇女问题世界大会的筹备工作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几年前,我们每一个国家,特别是比较富裕的国家,都满足于在国家一级单独行动,以制止环境的退化。

今天,我们已不得不承认,摆在我们面前的各项重大生态问题都是全球性的问题,需要用国际性办法解决。

在这方面,贝宁欢迎1992年6月3日至14日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结论。

我国积极参加了这次会议。虽然这次历史性会议并没有完全实现人们所寄托的希望,但是,会议确实确定了持续发展的概念,承认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不可否认的联系。

贝宁深信,处理环境与发展问题需要协调行动、倡议和方案,欢迎在里约会议上达成的关于环境与发展大会各项决定后续行动机构性机制的协定,特别是建立一个

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委员会。

我们认为,该委员会将在贯彻里约会议通过的《21世纪议程》及其后续行动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认为,持续发展问题委员会配备一个有力和能干的秘书处,应能在环境领域协调、促进和指导联合国系统内政府间行动。委员会秘书处总部可设在日内瓦。

该委员会的成员应该代表联合国所有各区域集团和各种发展情况,由大会选举产生。

MJ

贝宁支持大会本届会议的一份决议草案谈到的设立持续发展高级委员会,此外,贝宁强调非常重视采取后行动,执行里约会议的所有决定和建议。我们预先欢迎在这方面大会将通过的决议,包括关于大会将设立一个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在1994年6月以前起草一项同沙漠化、尤其是非洲的沙漠化作斗争国际公约的决议。我们还盼望着通过关于向《21世纪议程》提供资金的决议,发展中国家执行该《议程》将需要新的、附加的资金。

《环境与发展里约宣言》未能反映在会议筹备过程中人们表示关注的所有问题。因此,大会必须通过一项决议,以纂写一份即将在会议秘书长毛利斯·斯特朗先生提议于1995年联合国50周年时通过的《地球宪章》。

虽然我们的时代有的时候是残酷的,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感到骄傲的是,出现了一个全球性的人权运动。一种民主意识正在全世界传播,而以前世界上的男女处于沉默和沮丧的境地。民主正在逐渐成为一种现实,这是很难忽视的。

从今以后,贝宁是一个法制至上的国家。我们信条是尊重、促进并捍卫人权和人民的权利。这就是我们支持于1993年召开世界人权大会的原因,我们已经积极参与这一高层会议的筹备工作。

要促进、保护和捍卫人权,我们必须促进社会发展。对饥饿的人来说,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改善其卫生保健和教育、消除饥饿和悲惨境地、改善其住房和生活素

质,总之,如果不能使他们享受更大的幸福,人权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就是我国欢迎在1995年召开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决定的原因。这次会议将突出发展问题中改善人类各方面的内容。

我代表贝宁政府和人民对支持我们的所有国家、无论大小,表示敬意。他们对我国,尤其在过去两年中表现出坚定的支持和友好,支持并鼓励贝宁的民主复兴,即我国的政治、经济和道德的复兴。

我要向各友好机构、组织和各国政府表示特别的敬意,因为在思考、评估、组织和决定贝宁在实现持续经济和社会复苏的所有问题时,不断与我们进行合作,因为它们为于1992年4月2日至3日在日内瓦召开的贝宁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伙伴圆桌会议的筹备、协调和组织作了大量工作。

我非常希望,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将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以便所有参加谈判的人都能接受,谈判涉及改革联合国系统和加强本组织在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和巩固我们在维持和平与国际安全方面所取得成就的作用。我还希望,这向我们的人民表明,联合国仍然在为团结、建立发展的伙伴关系和希望进行努力。

涅奥塞·克萨达先生(哥斯达黎加)(以西班牙语发言):哥斯达黎加很高兴地支持托扬·加内夫先生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主席。他的当选表明保加利亚的历史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即一个自由和多元化民主的时期。

我国代表团衷心祝贺秘书长非常娴熟地领导了联合国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本组织有了更大的活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他应该发挥的核心作用。

哥斯达黎加热烈欢迎联合国各新会员国。他们出席大会象征着国际关系中一个以和平、自由和各国人民合作理想为基础的新纪元的诞生。

人类看到核浩劫的威胁被消除,东西方意识形态和军事对抗已经消失。但是,超级大国对抗很快被似乎规模较小、但对世界和平同样危险的血腥冲突所代替。

由于非常荒唐的理由而爆发的一些常规战争证明了我们的信念,即现在在裁军领域取得进展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东西方冲突的结束为在这一领域取得决定性

进展和严格控制军火贸易提供了独特的机会。核威胁的消除绝不应该把我们带回到持续战争的时代。

过去的罪恶投下了很长的阴影。今天,如在1914年一样,我们沮丧地注视着巴尔干的事件。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波斯尼亚-黑哥维那正在一场血腥、无理的战争中为其生存而战斗。一个接一个的和平倡议都已失败。这一疯狂浩劫最终解决的办法尚未出现。

哥斯达黎加对这一区域性欧洲冲突的规模以及日益增加的无辜受害者人数表示严重关切。国际社会作出的反映很温和,无法令人理解。它不愿采取使科威特恢复主权的坚决、强硬立场。

WG

一个冲突中要有多少万人的死亡才值得引起国际关心?索马里一事表明我们还要做多少事情才能够真正谈论联合国大家庭。索马里冲突只是在两百万人民将要饿死、我们的良心在索马里儿童乞讨食物的可怕景象面前受到冲击之后才引起我们的注意。令人遗憾的是,索马里的悲剧只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悲剧最为可怕的一面,这一地区由于绝望、饥饿、贫穷和欠发达而痛苦缓慢的走向死亡,而国际社会对此却确不闻不问。

冷战的结束并没有缩小北南之间的鸿沟;的确,它随着技术的进步而与日俱增。第三世界国家的需要和期望得不到充分的响应,而且他们正目睹自身产品的输出和用于发展的财政援助在减少。令人奇怪的是,乌拉圭回合的停滞状态,工业化国家日益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以及发展方案的减少,这些事情的正在发生在拉丁美洲变成民主国家的大陆,许多非洲国家和亚洲国家再次走上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之路的时候。

已经采取了一些令人遗憾的倒退的步骤。拉丁美洲民主在秘鲁和海地遭受严重挫折。秘鲁似乎走向解决,尽管该国仍然笼罩在恐怖主义的非理性以及该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状况的影响下。相比之下,海地这个美洲最贫穷和最不发达的国家的

问题日益恶化。由于哥斯达黎加属于加勒比,海地的悲剧使我们尤其关注。我国认为,联合国和各区域组织必须更加注意这一问题,并作出更大努力以尽快解决这一危机。我们所谈论的并非某个总统或某个政府的合法性,而是一个姐妹国家在自由中生活和获得其迫切需要的为发展而合作的权利。

我只提到两个例子,但我认为它们极具代表性。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民主国家仍然处于巩固时期。然而,这种巩固没有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实质性改善--它反过来又要求发达国家改变开放自身市场的态度并加强其合作--是很困难的。无须赘言,第三世界国家的条件越是恶化,进入发达国家的合法或非法移民也越多,尽管种族优越、种族主义运动正可耻地在这个时代再次抬头。

无需说,第三世界国家也应作出自己的努力。如果接受国不作出有纪律或坚定的努力以取得进步,国际合作不管其程度如何都改变不了该国的局势。

显然在很多情况下,原本用于发展的财政援助被误用于没有成效或铺张浪费的项目上,这已不是什么秘密。它被用于支付薪水而且甚至存到个人银行帐户上。与此同时,人民继续在饥饿和贫穷中受苦受难。因此,如果要增加与欠发达国家的合作,这些国家必须更有力地与官僚和行政腐败作斗争,必须加倍努力以确保国际援助真正实现其目标。

在许多工业化国家本身都面临严峻经济局势、欧洲共同体正经历历史上最严重的货币危机之一的时候,也应优先考虑加强南南合作。我们每一个国家都有可以给与和接受的东西。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情况并不阻止我们认识到有许多发展阶段和许多合作的可能。而且,一体化机构不断增长的重要性为强化区域间通过有效和协调行动进行合作的层次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这种行动将有助于以经济和社会进步加强民主制度。

哥斯达黎加愿强调指出拉丁美洲国家为确保协调与合作而正在作出的努力,它清楚地表明本地区决心通过利用国际法所提供的和平解决机制解决分歧。对此,我国政府祝贺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完成了提交给国际法院的案子,因而有可能解决两

国间边界冲突。与此同时,我们感到满意的是,厄瓜多尔和秘鲁正作出努力以便公正、最后地解决多年来两个兄弟国家之间存在的双方边界争端。

民主只有在选举多元化与尊重人权相结合时才能兴旺。哥斯达黎加非常重视这些权利,它们多年来一直是我们国内生活和对外政策的基础。因此,我国对订于明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权大会很有兴趣,我们很高兴成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筹备会议的地点。我们也高兴地知道,在维也纳大会期间一些国家将讨论设立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职位的可能性。哥斯达黎加自从七十年代以来已多次向大会表达这一想法,我们坚定的希望它能在世界大会上最终成形。

我国代表团也要表示哥斯达黎加对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1年所建立的机制表示坚定支持,这一机制使人权委员会得以召开特别会议以讨论严重违反基本权利的事件。我们认为有必要继续寻找以及及时的方式制止和预防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的灵活机制。我们愿在此提到哥斯达黎加提出的、今年开始时人权委员会所批准的关于防止酷刑的条约。

关于南非和中东的复杂问题的谈判无疑对人权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WG

我国曾在这个和其他论坛强烈谴责种族隔离政权。它是一种令人憎恶、毫无道理并且与时代不符的现象。它剥夺了南非多数人的基本权利。我们乐观地欢迎比勒陀利亚政权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开始谈判。我们坚定希望,虽然在西斯凯和南非其他地区发生了应受谴责的行为,但新的和平谈判不久将导致建立一个民主和爱好和平、致力于整个大陆发展的新南非。哥斯达黎加要求朝此方向采取坚决步骤。

几乎自联合国成立以来,需要在中东建立和平一直是联合国所关注的问题。现在在该区域各种事件频繁发生的历史上,首次在有关各方的参加下正在举行有效的和平谈判。然而我国政府认为,这个进程应该更快,同时还应大大改善中东地区的人权状况,而不分种族、民族和宗教信仰。重要的是,在这件事上就象在其他事情上一样,国际社会应该是十分警惕地推动促进和平,确保对个人和社区基本权利的尊重。

无论多少人在冲突中丧生,无论造成了多大破坏,和平仍然是可能的。在其后代的未来处于危险时,人类能够忘掉极端行为,与对手对话。中美洲最近的历史生动地证明通过谈判可以结束一场长期的残酷冲突。

在20世纪80年代,中美洲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政治和安全危机。其特点是极权主义的恐吓和游击队活动、难民的流动、扩充军备、基础结构遭到破坏以及东西方对抗惊人地扩大。幸运的是,今天这些特征大部分已成为过去。民主和政治自由在所有中美洲国家普遍存在,一些民族和解进程目前正在进行,限制军备的谈判正在向前推进,同时正在进行一体化的巨大努力。

然而,中美洲的经验还向国际社会表明,如果潜在的失业和贫困现实继续存在,要在巩固和平、民主有关问题方面取得进展是很难的。今天民主与和平的中美洲看到世界对它的问题失去兴趣。在它处于动荡时存在的合作今天已经减少。在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为改变自身的命运而作出努力时,发达国家却对它们越来越不关心。财政援助正在减少。咖啡和香蕉这些我们主要的出口产品面临越来越多的阻碍。有人要求我们使生产多样化,但国际市场却不向我们开放。有人要求中美洲向民主化推进,但却不给我们导致我们发展的工具。遗憾的是,单是政治民主并不是解决我们各国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的确存在贫困也能实行民主,但是在刚刚开始实行民主的国家里,如果在实行民主的同时不改善营养、住房和公共卫生的状况,民主是不能深深扎根的。

不可能只是从一个角度出发来对待大多数在这里讨论的问题,包括国际合作。目前的国际局势对所有国家来说,无论其资源如何,都是一个以协调方式致力于对付共同的敌人、为我们的后代建立一个更美好世界的特别有希望的机会。例如,这种多元观点是成功地对付毒品贩运和生产问题的唯一办法,这个问题对生产国和消费国都有害,并因同时出现的恐怖主义和游击战而加剧。

毫无疑问,我们作为人类必须面对的最重要问题是为了我们自己和后代挽救地球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完整。哥斯达黎加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曾经遭受对国家资源

的无理性破坏和利用之害,它重新探讨并在现在强调需要有一个新的国际生态秩序,将人类从慢性的生态自杀中挽救出来,改变其发展方向。

我非常高兴地向大会宣布,哥斯达黎加于9月3日提出在我国首都设立地球理事会组织委员会,该委员会是一个补充和支持政府对里约协定采取的后续行动的非政府组织。

尽管里约会议有各种局限,但它是对付环境恶化和无法持续的发展模式的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是实际上采取了多少行动来实施那里所商定的内容了?我们是不是仅仅把里约会议看作是一种生态国家的组合体,只会说动听的话语,满怀良好意愿,但却缺乏结果?

生态恶化得逞只会出现失败者。维持环境、进行可持续发展以及对付贫困的斗争是工业化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共同责任。因而联合国是我们朝此方向作出努力,要求遵守里约会议的各项决议并对无视决议的会员进行制裁的一个理想场所。我们有采取集体的国际行动处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机制,我们在联合国内但还应有对那些危害人类生存、地球资源和社会正义的人采取行动并对他们进行制裁的程序。

正如秘书长所指出的那样,世界和平、稳定和安全问题应该包括除军事问题以外的问题。因此显而易见,世界所发生的变化和人类目前面临的新的现实使得联合国这个各国的共同努力的支柱必须进行改组,以便更加有效地执行它的重要使命。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国认为联合国必须充分遵守普遍性原则,向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被拦在门外的国家打开大门。

我们特别关注台湾中华民国的情况。这个拥有2千1百万人口的民主社会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为已摆脱冷战的模式而自豪的联合国不能继续对它的现实情况视而不见。

WG

此外,还需要修改联合国的结构和程序,以符合我们时代的现实情况。秘书长在

其题为“和平纲领”的杰出报告中,以值得赞赏的准确性写出了 需要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加以修改的最重要的方面。今天,哥斯达黎加愿宣布:它对该文件中提到的大多数关注具有同感,并敦促全体会员开始进行积极努力,以进行体制更新。

应加以修正的最重要方面之一,就是安全理事会的组成与目标。我们认为,应按照国际局势的新现实并在更适当和更广泛的地域代表性的基础上,增加常任理事国的数目。我们还认为有必要重新考虑否决体制,并思考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的相应作用以及它与大会的关系。还应适当考虑使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得到加强和现代化,并减少其官僚主义现象。

现在还是提到联合国与其他国际论坛之间的协调的重要性的良好时机。尽管有各种不可避免的困难,然而一体化运动却在欧洲、亚洲、南美和中美洲继续迅速开展。我们各国的民主使我们中美洲人联合在一起,我们重新考虑了我们已过时的一体化制度,以使之适应新的区域现实情况。几个月前,在新的基础上确立中美洲一体化体系条约已经生效。哥斯达黎加相信,这一新的组织将成为为我们共同未来进行持续努力的场所,并将按照秘书长的建议很快能够要求在联合国享有观察员的地位。

几天后将庆祝两个半球举行聚会--也是全世界本身的聚会的周年纪念。自从那一天--10月的一个星期五--开始,人类得以开始本着家庭与不可避免的共同命运之感进行思维。目前在即将进入第三个千年期之际,人类的这一不可回避的使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烈,而联合国是这一使命的最重要的体现。

在联合国这里以及在每个人的祖国与家园内《古兰经》第28章的至理名言是很适用的:

“……你不要忘却你在今世的定份:

你当以善待人,

象真主以善待你一样……

“这是后世的住宅,

我们要用来报答那不愿傲慢也不愿堕落的人：

善果只归敬畏的人。”（《古兰经》，第28章：第77、83节）。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已听取了今天下午一般性辩论中的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一位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发言。

我要提醒各位成员：根据大会第34/401号决定，行使答辩权的发言第一次应以10分钟为限，第二次应以5分钟为限，各代表团应在其座位上发言。

我现在请苏丹代表发言。

亚当先生（苏丹）（以阿拉伯语发言）：加纳代表团团长在今天下午的发言谈到苏丹政府在处理苏丹的危机时正试图对一个根本上属于政治性的问题实行一种军事解决办法。我们同意他所说的该问题是政治和社会性质的。但我们请大家都回忆一下：苏丹前历届政府都建议把谈判作为解决这一并非由苏丹人民造成的问题的手段。

苏丹南部的问题以及随之产生的兄弟残杀式的冲突，是由明显无误的外国力量造成的，其目的是要破坏该国的统一。民族救亡革命一直主张采取和平方案，于1989年举行的民族对话会议是争取和平解决南方问题方面的一个起点，除拒绝参加会议邀请的反叛运动之外各方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在此之后还举行了一次会议，值得提到的有尼日利亚总统拉班吉达发起的阿布加会谈。

是反叛运动拒绝和平。是这一运动特别在该国南部侵犯人权，它在那里烧光整个村庄并绑架数以万计的儿童，用他们来为其战马做盾牌并作为奴隶劳动力。这使很多村庄的居民逃走，反叛运动把这些人的作物烧光并赶走他们的畜群，以武装力量征调他们的子弟，剥夺对他们的救援，而且现在还威胁要击落运来救援物资的飞机。

我们在苏丹正呼吁和平，并已多次宣布大赦那些愿放下武器的人。这是一个正开始得到那些被反叛运动所误导的人的空前反应的呼吁。

苏丹合法政府的职责是收复该国对反叛运动占领的每一寸土地，特别是它还建立了一种联邦制度，这一制度允许各州在联邦制范围内管理自己的事务。

我们邀请所有有意者搞清我们在苏丹尊重人权、是反叛运动正在以空前的形式侵犯人权。

我们本来期望加纳代表——一位来自兄弟国家的代表——弄清事实真象，不要听信外国媒体的报道。这永远不会有有益于找到我们所希望和平解决办法。

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埃里亚森先生在本月中对苏丹的访问以及他所提交的报告，确切地证实了我们所提情况的真实性。我们认为本次发言也是对贝宁代表几分钟以前的发言的答复。

下午7时30分散会。